

白卷

I 246.4

H Z L 3

(8)

九
龔
珠
樓
主

大漢英雄

3

旧参
I 246.4
H Z L-3
(3)

大漠英雄

翠珠楼主

上海百新书店刊行

270324

天津市人民图书馆
藏书图记

大漠英雄 三

環珠樓主著

第五回

苦意訴衷腸夫也不良天何此醉
有情成眷屬佳人絕代國士無雙

依了王藩，明日告知衆人，詢問此針何來，便可查出來人是誰，李琦仔細尋思，覺着堡中一向平靜，素無外人，近年雖有俠盜武成，來此寄居，因武成求婚未成，一怒而去，至今未回。武成帥徒數人，先後離山，祇武鳳一人在此，今晚還會同席，看神情不似壞人，身材也與適見少女不同，恐又與衛璧有關，便告王藩，暫時莫向人說，祇在暗中查看，以免大驚小怪，結果查出無事，被人輕笑，一面把衛璧之事，對王藩說了，請其相助，暗中留意觀察，暫時不要聲張，王藩含笑應諾，隨同安息。李琦爲防萬一，查看好了門戶，並把九俠平日行軍禦敵，防備暗算的傳音鈴，暗放在各路口上，那傳音鈴，乃八俠成全，巧思精製，用百煉柔鋼打成，長絲如髮，蛛網般密佈地上，每一頭均附有好些銀鈴，放在來人經過之處，尋常決看不出，手脚微一挨動，各處銀鈴，一齊顫動，發出響聲，衆人聞警，立起應敵，靈巧非常，及至安好以後，天已將近丑時，終無動靜，室中燈光早熄。伏窗偷看，窗外月明如畫，到處靜悄悄的，並無異兆，連日跋涉勞頓，也有了倦意，祇得上床臥倒，一會便自熟睡，次早起身，先收絲網，遙望衛璧匆匆走來，由窗外繞過，知是尋找靈筠，便未理他，再看園

中已在張燈結彩，工役往來，熱鬧非常，段王諸俠，因跋涉辛勞，尚在酣臥未醒，想起多年飄蕩，明日便作新郎，難得蘭珠，美貌多情，又是前生夫婦，結婚之後，就要重返師門，同修仙業，方自喜慰，一眼瞥見，昨日蘭珠帶回來的，那盆連理珠樹，正和自己所得的一枝瓊花，同供案頭，那樹雖小，但是花開繁豔，葉如翠玉，鐵樹蒼鱗，與瓊柯玉榦，連理並生，佳氣蔥籠，香光並豔，方自凝眸愛玩，忽聽身後，有人微咳了一聲，回顧，正是靈筠，獨自走來，玉立婷婷，站在面前，欲言又止，似有愧容。豹犀微露，貝齒嫣然，朝來容光，豐神豔絕，不禁面紅心跳，忙卽側身相讓，笑問筠妹，起得這早，方才曾見衛兄，窗外走過，爲何未來，邊說，邊往外走，想陪靈筠，同往外間坐談，靈筠見他神色甚莊，知其故意矜持，微嘆道：小妹此來，專爲是向七哥道歉，我尙有事，待不多時就走，此間坐談無妨，蘭妹也快了；李琦不便再往外走，便請靈筠隔桌對坐，方要開口，靈筠已慨然說道，昨聽家師波旬婆之言，得知前因，深覺愧對，我也不便多言，祇是命生不辰，相逢恨晚，請七哥珍重前途，好自修爲，與蘭妹同修仙業，長生不老，勿以薄命人爲念罷；李琦見她說時，星眼波澄，淚光欲流，似有無窮幽怨，難於傾吐，由不得又生憐愛，忙把心神鎮定，正容答道：以後我視筠妹爲妹，所望彼此相知以心，相見以誠，如有用我之處，祇管言明，任何險阻艱難皆非所計，不知筠妹，信心得過麼，靈筠凄然笑道：如信不過，我還不會來呢，暫時也無法說，且等你仙山歸來，再作長談罷；蘭妹原說就來，爲何未到，隨見金張二女俠，同了成全走進，蘭珠也隨後趕來，諸俠紛紛起身，見天不早，知是連日勞倦所致，互相說笑了一陣，靈筠

用完早點，便先辭別，李琦見衛壁，不曾隨來，暗問蘭珠，也說未見，祇當往尋靈筠，途中相遇，說完了話，便回朱家，也便放開，方把靈筠來意，告知蘭珠，蘭珠笑攔道：七哥不要說了，老以爲我不相信你麼？李琦便不再往下說，爲了明天，便是正日，中遲祇此一女，賢孝英武，貌又絕美，堡中人民，一向愛戴，除中遲照例舉辦喜事而外，全堡人民，均來湊趣。到處香花鼓樂，燈彩輝煌，充滿着一團喜氣，由上到下，個個興高彩烈，堡內外觀賞花燈禮樂的人民，往來如織，指點歡呼之聲，潮成一片繁音，端的太平安樂景象，繁華富庶，盛極一時，次日李琦入贅，新房便是蘭珠平日所居臥室，原名芳蘭榭，四外花樹羅列，中建台榭，旁有危崖，滿生蘭蕙之類的芳草，爲堡中最清麗的美景，隔日早經佈置停當，二人行禮之後，全堡人民，因新婚夫婦，女貌郎才，同是天人，想望風采，聚衆力請新夫婦一同騎馬遊行全堡，以誌這萬里良緣，一時之盛，永留佳話，二人應了，各騎駿馬，出堡遊行，段王諸俠，騎馬前導，人民自備的儀仗，長及三里，一色鮮明，山居尙武，更有不少武士，和九俠部下健兒，加入行列，祇見刀光映日，旌旗蔽野，人民各持香花鼓樂，夾道歡呼，追隨不捨，新夫婦各按堡俗，穿一身紅緞的繡花的吉服，戎裝佩劍，分騎在兩頭白毛如霜，金鞍玉轡的，高頭駿馬之上，滿面喜容，并轡同行，前呼後擁，到處受人歡呼禮敬，新夫婦也含笑揮手沿途答謝，人民均說，這等盛況佳話，從來未有。等到遊行歸來，沿途風景勝處，或是廣場林野之間，早已佈滿酒筵，蘭珠還恐人民，爭進喜酒，無法應付，後聽海棠悄告，說任龍已放出口風，都知新郎，不會飲酒，祇由堡人，推出三位老年人，在新夫婦回宮時節，代

全堡人民，同敬三杯，略示敬意，這才放心，李琦和九俠諸人，剛入堡門，便見兩旁，各花樹上，懸着無數大小紗燈，更有千百種奇花異卉結成的，各式花球花籃之類，到處羅列，迎門一座五色鮮花結成的大牌樓，高廣均達五丈以上，還未行前，便聞異香撲鼻，清馨染衣。二人並轡徐行，過了牌樓，走完馳道，到了前廳，方始下馬，二婢將馬接過，隨行儀仗，早在牌坊前面停住，祇由十五六歲的美秀男女所組的細樂隊，和八十名手持香花宮扇的少女，引導前行，到了廳前，也自分開，由廳側兩列花徑，繞廳而過，抄向後進禮堂。祇十二名，半持花籃，半持爐香的，美秀童男女，引了新夫婦，由正中踏着紅氈，穿廳而過，九俠改隨在後，任龍已繞路搶前走去，李琦見萬花如海，百丈香光，到處花燈鼓樂，錦繡成堆，霞蔚雲蒸，富麗無倫，覺着過於耗費物力，悄問蘭珠，方才初出遊行時，還沒有這等窮奢極侈，爲何轉來，這等踵事增華，舖張太過？蘭珠笑笑，你不願意麼，李琦說，並非不願，祇覺物力可惜，耗費太多罷了，蘭珠微笑，尙未及答，任龍正由後廳急行繞回，隨在身後，知道九俠，爲了光復故國，奔走江湖，備嘗險阻艱難，不喜這等奢侈，聞言湊近前去，低聲一說，李琦才知堡中風俗，人民結婚，多是各人連合親友至交，自備酒食，前往慶賀同樂，主家除還禮答謝而外，例無設備，看去十分熱鬧，却不使主人喜慶之日，自己毫無享受，反更操勞，而主家應辦的事，都由一些至交至戚，分任了去，所以主人祇有快樂，毫無勞苦，到場人數，也看平日爲人，和交情名望，而定多寡，雖然賀客越多越好，主人却是坐享其成，不像山外人家，遇喜慶事，主人背着虛名，是他一生中的好日子，實則，全家受累，樂不抵苦，

往往費盡心力，稍爲招待不周，還要受人譏笑。有錢人家還好一些，窮人子女婚嫁，往往不敢舉辦，等到事完客散，人已累得頭暈眼花，四肢疲倦，重負雖釋，精力已竭，尙還有何樂趣，名爲受賀，實在是受活罪一般。照着堡俗，衆擎易舉，人無間言，男女老少，各隨其便，借着主人慶喜之事，跟着同樂一兩天，人人高興，客人一半湊趣，一半借以行樂，主家也少酬應之煩，彼此從容，互無拘束，祇有堡主，婚喪喜慶之事，例由公庫，主辦酒筵，舉國人民，視堡主之賢否，以爲慶弔，本來不受禮物，因中遲這一任，政法修明，年有改進，加以山中，天時溫和，地利無窮，中遲在位，已三十多年，爲人民開闢出不少富源，舉國富庶，享用不盡，人民咸戴恩德，已非朝夕。無如祖宗遺法，中遲雖然貴爲堡主，尊如帝王，除却因公費用，或是祭祀行軍，國有大事，可在公庫，隨意支取而外，本身退居，比起人民，祇有一個專廚，酒食隨意，還可多用十來個堡民輪值的男女僕婢，並無別的過分享受，人民老想報答主恩，苦無機會，一聽小主嫁人，新郎飛將軍自天而下，又是仙人所說的，未來救星，人是那麼少年英俊，喜信傳出，舉國同歡，就這一兩日夜之間，全堡人民，紛紛集議，除分任打掃佈置，音樂儀仗，諸般職司，各有專人，爭前應徵而外，一面連夜加工，互相爭奇鬥勝，到處張燈結彩，加意鋪張，恨不能把整座鐵堡，佈置成一個錦繡天地，才對心思。爲防中遲命人勸阻，事前照規行事，暗中照預定集合，準備停當，一面由長老會，推出幾年高有德的人，往見中遲，表面慶賀，並商計將來新夫婦，繼承堡裏之事，中遲人甚精明，事無大小，無不知聞，本來瞞不過去，無如萬衆一心，準備嚴密，那長老會，又名輔政會，

由士農工商，各業人中，推選出來的耆賢組成，平日爲堡主輔佐，又是堡主耳目，爲之宣達民際，事無巨細，咸與諮詢。這般長老，多半年高德重，老成練達，歷時兩三代，知現堡主的恩澤，深入人心，決攔不住，便自己也極願意助成盛況，經過人民，紛紛推人，向其求說，全都喜諾，幫助隱瞞，借着議事，將中遲絆住。中遲親丁稀少，任龍等後輩，自更不肯洩漏，竟被瞞過。堡人早集合好，在各處等待，新夫婦遊行回來前，仗着人多手快，就在兩個時辰以內，各照預定，安排佈置，雖是錦上添花，實在出於自動！蘭珠早得二婢報信，因是體面的事，再說也攔不住，只有聽之，李琦聞言，越感到人民力大，善善惡惡，全出自願，今日之舉，如由暴君，以威力強迫人民供獻，還未必有如此設想周到，窮工極巧，而一面是在肉山酒海，歌舞狂歡，裝點昇平，窮奢極慾，一面人民，却在痛苦呻吟，血淚呼號，一遇機緣，危機爆發，轉眼之間，身敗名裂，昔日繁華，立成灰土，白耗費千萬人的膏血，快意一時，徒留臭名，有什意思，那似今日這樣，祇管花團錦簇，奢華豪侈，因出人民自願，竭盡心力，意猶未足，舉國上下，一片歡聲，那有絲毫怨恨愁苦，人民富足以奉一人，雖用之如泥沙，而取之不盡，祇有慷慨樂赴，踴躍爭先，毫無所苦，人民如在水火之中，便不顧外生枝，已是怨聲載道，再要暴斂橫征，窮奢極慾，竭澤而漁，以人民垂盡之脂膏，供少數人無窮之享受，轉眼燈滅油乾，便不同歸於盡，也爲萬夫所指，終至敗亡。可見人力物力，不怕消耗，但要上下都有，同是一樣奢侈繁華，而因果好惡之不同，何止天淵！同時，又想

到國有賢君，需人爲繼，照着中遲，和諸長老前夜口氣，頗有令自己繼爲堡主的意思。現雖

志切仙業，不喜人間富貴，但是萬里投荒，又帶着千百個，誓死相隨的，忠勇健兒，無端受人恩德優遇，中遲無子，到時也不能置身事外，至少須爲堡主，和全堡人民出點力，稍爲報答，才能問心得過，正自尋思，蘭珠偷覲丈夫，滿臉喜容之中，微帶沉吟，似有心事神氣，正想詢問，忽見衛璧，由側面花徑上閃過，這時，觀禮人多，分由廳旁，兩條花樹對立的馳道，繞望後廳禮堂，有的隨着新人，互相指點，全都低聲笑指，喜氣洋洋，獨單衛璧，皺緊雙眉，急急匆匆朝着自己看了一眼，便往林中走去，方覺可疑，緊跟着，又見錢小翠由人叢中往前急走，乃兄錢希唐，跟在身後，一閃即過。小翠更是愁眉苦臉，似有急事神氣。剛過不久，衛璧忽由林中閃出，不往裏去，却走回路，猛想起靈筠，自從早晨，爲自己上粧之後，便不再見，心正奇怪，再看李琦，目光常注在自己身上，衛璧匆匆往來，竟如未見，心想丈夫，連日所露口風，果似心口如一，可惜靈筠，那好一個人，曾嫁給這樣一個卑鄙無恥的小子，忽聽張婉笑呼，筠姊怎此時才來？靈筠答說，我一直都在你們後面，祇中途有事，回去了一會，就趕來了。蘭珠知是飾詞，再看李琦，仍如未聞。一行已由二廳穿過，到了禮堂前面，中遲已吉服相待，音樂儀仗，也早趕到，兩旁賓相，隨引新夫婦入堂，奏樂行禮，禮畢，引往新房。房中早備有兩席盛筵，因新夫婦，均非世俗男女，堡規又與山外不同，這兩席酒，仍是九俠弟兄，和朱武，程賢貞，衛璧，靈筠，任龍等，每日一起的人們，新夫婦以主人自居，在衆人笑勸之下，各飲了交杯酒，便以主人身份，一同飲宴，和平日一樣，中遲也來加入。衆中只衛璧任龍後到，一個面有愧色，一個入門時，怒容初斂，和蘭珠以目示意，

蘭珠方料衛璧有事，忽聽紅杏來報，說有兩少年男女，帶了兩盆花，說是姓丙，由穿雲頂，來此賀喜。任龍料是蘭珠所說，丙氏兄妹，不等話完，搶先接出，新人見有仙賓來賀，忙令添杯設座，正要出迎，忽聽外面任龍，笑呼小鍾師兄，也趕來了，隨見任龍，陪了鍾靈，和丙純，丙執，一同走進，衆人紛起讓坐，忽聞桂花香味甚濃，心神爲之一爽，跟着，便見紅杏，海棠，各端着一個二尺方圓的白玉盆，盆中種着一尺多高的桂花樹，走了進來，放在花架之上。衆人見那桂花，樹幹筆直，色如蒼玉，葉小花多，花作五色，佈滿枝頭，望去宛如，五色金珠，結成的華蓋，異香馥郁，聞之心神皆爽，俱都贊好不置。丙執笑道：「愚兄妹今日稟明家師，來此拜望，不料正是蘭姊喜期，幸而來時，帶有兩盆東瀛島五色靈珠仙桂，祇得權充賀禮，來意不誠，你再謙謝，我更不好意思了。」鍾靈一面隨衆入座，接口笑道：「你兄妹嫌禮物太薄，我還是兩肩荷一口呢！丙執笑答：「你那來意，不比什麼賀禮都強麼；衆人聞言，料知有事，敬酒之後，蘭珠正要詢問，丙執原未見過靈筠，於是同坐，見他果然秀外慧中，美豔如仙，容光照人，再看衛璧，貌相貧薄，一臉奸滑。暗忖先前我代蘭珠不平，此時一見，果是國色仙姿，與蘭珠同是天生麗質，而風情蘊藉，溫柔嫵媚，似乎過之，難怪李琦顛倒。祇是卿本佳人，奈何從賊！正待可惜，聽蘭珠一問，想起前事，正要示意攔阻，蘭珠恐靈筠多心，又因前夜暢談心事，知他上次穿雲頂之行，受迫無奈，並非本心，決不會再作越分之事，忙向丙執，暗使眼色，笑說，室無外人，這次回來，筠姊交情更厚，小鍾師兄，請道其詳，鍾靈笑說：「此事與上次穿雲頂取寶不同，本可明言，無緣的人，去了祇

找苦吃，你不知丙中一位性情有多怪呢！丙執不便再說。鍾靈隨說來意，原來那日，妖婦和兩同黨，不知衆人功成回去，已然起身，急欲報仇取寶，那兩個妖黨邪法既高，又觀窺穿雲頂的藏珍，由遠方得信趕來，本就打算當夜前往，聽妖婦一說，立時起身，所去途向，偏在東南，必須經過樹王峯一帶，妖婦原知峯下，隱有異人，法力甚高，以前曾有兩個同黨，冒失往探，一個落地吃了大虧，連異人影子都未見到，便把左手斷去，驚退回來，一個還未落地，便被一片霞光，四面困住，無法脫身，無論何方衝突，才一接近，便覺周身如被針刺，奇痛非常，總算見機，未敢強抗，跪在下面，哀聲求告，受了一場虛驚，才得脫生回來。先受傷的一個，妖人名敖朱烈，心中懷恨，又勾結了幾個同黨，前往窺伺報仇，去的人，不是尋找不到地方，便是峯腰下面，好似有一種極大阻力隔斷，無法降落。再不，便是到了下面，走到異人所居崖凹左近，忽覺奇痛，前面好似隱着極奇怪的刀山劍樹，在那裏不住轉動，看是看不見，稍爲走近，便非受傷不可，內有一個冒失的，走得稍快，不曾留意，手指前面，和同伴說話，手剛往前一伸，猛覺奇痛，忙即縮退，再看已成秃掌，手指全斷，鮮血淋漓，偏又看不出有一點形影，當時急怒，忙施邪法異寶，想迫敵人出門，那知並無用處，任多厲害的法寶飛劍，祇一出手，便如石投大海，妖光一闪，化爲烏有。另一人雖未受傷，因料異人，隱形在前，暗設埋伏，見同黨受傷，口中喝罵了兩句，忽然周身奇痛，好似被千萬無形刀劍，四圍圍住，行動不得，最後還是哀聲求告，把所有防身法寶一齊失去，僅以身免，這才知知道厲害。由此無人，敢再招惹，後來又有兩個妖黨，無心路過，却是無事，漸漸試出

來人如由峯右繞過，不經異人所居崖凹上空，便可無害，經此一來，互相傳知，視為畏途，誰也不敢由峯左經過，妖婦本想連樹王峯都避開，拚着多繞百十里，免生枝節，偏是所約兩妖黨，來時經過此峯，並由峯左飛越，並無異兆，自恃邪法，乃師又是五台派教主混元祖師，以為對方，震於五台派的威名，不敢結怨，力言此舉，太丟師門的臉，執意不肯。後經盜魁妖婦，再三勸說，才生了一點戒心，去時雖由峯右繞越，事成回來，仍想就使一試，到底是何人物，如此厲害，妖婦苦勸不聽，又知二人，乃五台派能手，祇得聽之，那知這兩妖黨，以前經過，正值這兩位異人，神遊未歸，一時湊巧，樹王峯方圓二百里內，照例不許妖邪經過，因崖凹偏在峯左，峯右一帶，不易遇上，比較好些，再不，便是趕上對方，正在下棋構思之際，懶得出手，否則，照樣吃虧，妖婦等三人，便悄悄飛過，也難保其無事，二妖人偏是恃強，內中一人，過時口出不遜，又仗着身旁，帶有聆音照形之寶，取出向下查看，妖婦方要攔阻，耳聽下面大喝，無知妖孽，要看我是誰麼？這個容易，隨見一道光華飛起，男女三妖人，一個首先無故下落，一個被那道長虹般的劍光困住，不能脫身，妖婦比較知機，再三哀求饒恕，自行下降，跪地求饒，才得放逃。等我由這裏趕回窺探，因知異人，性情古怪，老遠止住鳥鵬，不令飛近，只見長虹和妖人，已全不見，知道異人，不會輕饒他們，正在空中遙望，猛覺一股極大的吸力，連人帶鳥，全被吸住，往前面峯下飛去，鳥鵬還想強掙，我因聽恩師說過，知道對方，善善惡惡，不與正經修道的人為難，又最愛靈秀幼童，忙喝鳥鵬，不許掙扎，速自投到一面在鵬背上跪祝，說老仙長在此，早想拜見，祇是年幼道淺

，不敢冒昧，現蒙相召，求之不得，烏鵬無知，望乞寬恕。話未說完，吸力忽去，我仍指揮烏鵬，朝下降落。到地一看，妖婦不見，二妖黨一死一傷，受傷的一個，正在哀號掙命，隨聽崖凹中，有人喊我，我知離崖口五六丈，設有金刀之禁，不能妄入，恐和妖人一樣，受了誤傷，不敢冒失，命烏鵬等在一旁，先朝崖凹，行禮求見，然後試探着走進，居然無事。先前留神細看，那崖凹中，空無一人，等到相隔丈許，剛剛再次跪倒，面前金光一閃，現出一個，身材高大的，駝背紅臉老者，對面坐着一個，貌相奇醜的矮胖和尚，崖凹甚小，長約丈許，深還不到一丈，當中放着一塊三尺方圓的平整山石，上刻棋盤，似在對弈，各坐在一塊較矮的山石之上，看神氣那崖凹，恰容兩人，隔石對坐，不蔽風雨，除坐處外，更無迴旋餘地，心想這兩位異人，那高法力，天下名山勝景甚多，爲何選這個荒寒陰晦的雪山危崖，逼仄之處，長年住在裏面，不肯離去，方自不解。和尚笑說：你知這位紅臉老頭是誰麼；老頭笑說，難爲你那麼有智慧的和尙，他一個幼童，怎會知我二人來歷，和尚笑答：此子根骨甚厚，必是他師父的愛徒，相隔這近，難道平日一字不提，我已被喚起，立在面前，聞言恭答，說：家師祇說樹王峯，住有兩位前輩仙長，令我避道而行，不奉呼喚，不許近前冒瀆。方才因見妖黨被困，送完朋友回來，想瞻仰二位老前輩的法力，竟蒙賜見，實是萬幸，別的均不知道。老頭笑道：想不到雪衣老兒，真守信約，此子也真靈慧可愛，隨說今日三妖人無禮死傷之事。我兩人的來歷，歸問師父，自知底細，方才一局未終，爲無知妖孽，敗了清興，此時還要再完殘棋，無暇多言。妖婦已被放走，這兩個五台門下妖怪，一個妄恃邪法，

自投死路，一個雖保殘生，受傷甚重，已不能飛，爲此將你喚下，可將兩妖孽，連死帶活，送往賊巢，加以警告，休再令人來此送死，隨取一個金環賜我，以作酬勞。另外一信，帶交家師，自會代爲傳授，我拜謝領命由烏鵬抓起二妖人，送到賊巢放下。昨日家師回山，見信甚喜，問知前事，說那金環，是件至寶，用仙法重煉三十六日，即可應用，那兩異人，一是前輩散仙中，有名人物，大方真人乙休，一是前輩奇僧，一髮禪師，我蒙他垂青，賜見賜寶，實是奇緣，信上的話先未提起，今早忽說，這兩位老前輩，不久有事，須人效勞，但都性情古怪，疾惡如仇，事情必須兩人，才能成功。耿師兄貌相神情，恐難投緣，祇有九俠兄弟，分出兩人前往，比較中意，祇諸位女俠不能前去。七哥夫婦，新婚未滿月以前，也不可遠出凡去的人，決不空回，必有遇合，諸位何妨一試，九俠等聞言，俱都大喜，互一商量，因穿雲頂之行，所得藏珍，有四人向隅，本意想請段泉爲主，再選一人同去。段泉方言，自己年長，無什遠志，此次萬里投荒，全爲七弟，再三要約。現在大家已有安身立命之處，本定住一二年，還要回到中土故鄉，後因衆兄弟義氣，彼此不捨，目前商計，等七弟拜師之後，暗回故鄉，把家眷接來，從此隱居在這桃源樂土，於願已足。自知仙業無分，還是讓別位兄弟，前去的好。李琦知他，妻賢子孝，爲了光復故國，和同盟義氣，問關來此，現知前朝運數已終，難於挽回，衆人又全登了樂土。自然起了思家之念，同聲力勸，請將眷口接來同隱。段泉最捨不得是李琦，本在去留兩難，祇爲子女衆多，均甚賢孝，久不還鄉，必要來尋，鉄堡與世隔絕，無法尋訪，敵人羅網又密，接家眷也非常容易，及見李琦提頭一說，同盟

諸友，固是異口同聲，蘭珠更告奮勇，說近來堡中，常將山中所產金砂藥材，扮着客商，去往中土交易，迎接家眷，並非難事，段泉自是喜諾。本定不久起身，衆人見他堅辭，知道這位老大哥，謙謙君子，又正忙於迎接家眷，便不再相強，下剩崔黃萬三俠，互相退讓了一陣，李琦勸說，仙人所須，雖祇兩人，多一二人前往，並不妨事，好在專誠拜見，各憑福緣，聽其選用，豈不更好？率性連段大哥，也一齊去罷。泉段仍是堅辭，鍾靈也說，聽師父口氣，好似不宜人多，真要同行，也分兩起才好。崔南州本意想讓黃萬二人同去，因二人執意不肯，當時應諾，本出勉強，再聽鍾靈一說，表面不提，暗中却打好了主意，說定之後，大家同飲喜酒，言笑甚歡，直到夜半，方送新人回房，衆人出門一看，一座鐵堡，已成了一片花山星海，到處燈光燦爛，密如繁星，花月爭輝，頓成奇觀，各自結伴遊行，分頭走去，靈筠回顧衛璧，不知何事，跟定段王二俠，寸步不離。靈筠被朱武夫妻喚去同遊，祇分手時，互相低語了兩句，並未同往，段王諸俠，均覺奇怪，段泉爲人厚道，看出衛璧，神情鬼祟，心中有事，恐成全天性滑稽，對他嘲笑捉弄，故意把人分成兩起，令成全與金張二女俠，陪了丙氏兄妹，同在一起，自和衛璧一路，暗中留意觀察，見他外表，仍是滿面巧笑，一雙三角眼，不住東張西望，彷彿有什麼爲難之事發生，怕人在旁窺探神氣。等到走回賓館，衛璧坐在一旁，祇顧談笑風生，却不說走，靈筠本和成全朱武夫妻，丙氏兄妹，諸女俠，同往堡外，觀賞花燈，一去不歸，直到天將亮時，外面的花炮笙歌，已漸零落，天也離明不遠，才見成全一人走回，進門笑說：大哥二哥，怎還未睡，崔黃萬三兄睡了麼，段泉笑答：今日七弟

大喜，難得舉國同歡，這等盛況，他三人一連好幾夜，不曾睡好，回來少坐，便自安臥，祇我和二弟，尚無倦意，性又不喜熱鬧，難得衛兄來此清談，不知不覺，竟將一夜渡過，丙氏兄妹，和五妹他們呢？成全朝衛璧看了一眼，笑答：今夜人民狂歡，到處笙歌鼎沸，據說自有鐵堡以來，未經如此盛況，朱兄提議遍遊全堡，賞完花燈，遊玩回來，再到他家消夜，並代主人安置新來佳客，除鍾小俠中途接到雪衣老人傳來仙示，騎了烏鵬，先行飛走，餘人差不多，把幾處最好的地方，全都遊完，才到朱家。張九妹先見全堡人民，舉國狂歡，沿途火樹銀花，燈彩輝煌，光明如晝，月色又好，本想請大哥們，同往賞燈。我和五姊，深知大哥二哥三哥，素來喜靜，四哥和六哥，由穿雲頂起，一連好幾夜不曾睡好，又都是說一不二的性情，回了賓館，定必安歇，不會前往，再三勸阻，才未來請，果然他們先睡。祇是今夜花燈之盛，堡中人都說百年難遇，因出人民自願，互相爭奇鬥巧，又都富足，在此兩日之內，把鐵堡內外，方圓二三百里的，世外桃源，裝點成花山燈海。難得天時又好，老堡主先恐多耗物力，本非所願，後見這等盛況，覺着全堡人民，費盡巧思，到此境界，祇供一日之歡，未免可惜，適才微服出遊，見人民如此至誠愛戴，大為感動，事已至此，率性湊趣，接受人民美意。回來傳令，由明日起繼續五日，舉國同樂，由堡主發出庫藏，多備酒肉，任憑人民，隨意領取。我聽說還有好幾天盛況，人又有點疲倦，想回安歇，此時五姊他們，全住朱家，聽說明日，還要同往花塢，由丙氏兄妹，按照師傳行法，使四時名花，在第三天上，同時開放，以留佳話，我覺天下事，盛極必衰，燦爛之極定必歸於平淡，不願隨他們，興波推

灑，強行辭回，商談明早，再和諸兄互樂，不料衛兄，竟還未走，大哥二哥竟還未睡，少時再談了，衛璧知道成全和他，素不投機，已然示意逐客，不便再留，略一尋思，便起辭別。段泉看出他當晚神色可疑，必有難言之隱，李琦臥室，無人居住，本想留他下榻，因見成全唔使眼色攔阻，只得罷了，衛璧去後，段王二人笑問：弟有何事故；成全笑答：這厮真不是人，可惜靈筠那好的人，受他所騙，至今不悟，本來不想過問，方才路上，鍾小俠背人和我說起此事，才知道這段因果。我已答應鍾小俠，詳情不便先說，祇請諸兄，隨時留意此人行動，事如成功，既免一個絕代佳人，永陷惡人之手，爲其所害，與七哥夫婦將來，也關重要。這厮今夜，神情反常，他的事情，我也探知一半，爲何逗留在此，我也知道，大哥二哥，請先安臥，睡不多時，還要起來。這裏有五丸靈藥，可以強身安神，不致疲倦，乃丙氏兄妹所贈，恰好諸兄，每人一粒，黃雀萬三兄已睡，率性天亮起身，一同服用罷。我已吃了一丸，毫不疲倦，待我暗中跟去，看看這夥惡徒，能鬧什麼花樣，段泉攔道，堡主英明智勇，衆望所歸，衛璧新來不久，就算他勾結幾個敗類，也未必能鬧出什麼亂子，天已將亮，又當七弟大喜之期，不如一同安眠，由他去罷，成全冷笑道：大哥你那知道，這夥喪心病狂之徒的行爲，我因鍾小俠再三誥誡，事情應在一月之後，好些話不能先說，難於明言，但是星火燎原，禍患之來，每在不知不覺之間，固然定數難移，到底事前知道，有所防備，要好得多。我非探出他的陰謀不可，請各安臥，不久自知，說罷，取了暗器，帶着新得的隱形壁，往外便走，段泉知他智勇雙全，疾惡如仇，喜慶期間，恐其疾惡太甚，使靈筠難堪，忙又追上，

勸了幾句，成全笑答，大哥放心，此中有好些因果淵緣，無論如何，靈筠終是好人。又和七哥，夙緣未了，此時有事，也須看他分上，委曲求全，如何能與這廝，一般見識，我此行自有道理，放心好了，王藩也說：八弟行事，素來謹慎，無須多慮，段泉也就不再攔勸，成全走後，見天近黎明，王藩人已先睡，想起弟兄九人，情勝同胞，難得有此世外桃源，仙緣遇合，雪衣老人預示仙機，偏說堡中不久便有變亂，八弟爲人，機警細心，足智多謀，素來遇事，舉動豪爽，適才走時神情，偏是那等緊張，似衛壁這人，決不會放在心上，前日背後，還說此人廢物，怎會如此重視。聽他口氣，分明關係重大，隱伏危機，莫非堡中，未來隱患，會伏在此人身上不成，越想越不放心，再想到迎接家眷之事，心事一多，便無倦意，睡了一會，不能入夢，見天已大明，耳聽外面，鼓樂之聲又起，反正睡不成，索性把靈丹服下，却起盪嗽，想等成全回來探詢，一直候到辰刻，也未回轉。黃雀萬三俠，已早起身，各將靈丹服上，正說昨夜之事，忽聽樂聲大作，問知新人，正在行禮，忙同趕去，向堡主和新人道賀，朱武和昨晚同遊的人，已然先到，祇成全一人不在。金國士欲言又止，段王二人，心中奇怪，當着衆人不便多說，笑問五妹，八弟何往，如何未來，國士笑答，剛才他還在此，他來最早，想是昨夜未睡，回房安息去了，段王二人知是托詞，又見張婉，朝衛壁把嘴一努，再看衛壁，雖強打笑臉，不時露出愁容，靈筠和丙毓，同立一處，離衛壁頗遠，不似往日，難得離開之狀，料有隱情，忽聽成全隱身在旁，耳語道，大哥轉告諸兄，我還有事，不可尋找，少時再說。那旁海棠樹下男女三人，便是未來禍胎，我們隨時留意才好，段全回頭一看

，正是錢氏兄妹，同了武凱之妹武鳳，小翠一雙媚眼，注定在衛璧身上，也不知是喜是怒，面上神情，老是陰晴不定，武鳳緊傍希唐而立，面上却帶愁容，暗忖這三人，錢希唐爲人最壞，聽蘭珠口氣，此人除有一點聰明而外，並無大用，他妹小翠，人頗媚好，幼失父母，依兄長大，雖打得一手好暗器，如論功夫，和乃兄一樣，並無過人之處。武鳳雖得乃父傳授，但也不是蘭珠對手，照理這三人，決鬧不出什亂子來，何以成全如此看重。心正尋思，新人行禮已畢，來請入席，諸俠除黃崔萬三俠，昨夜未與成全見面，餘人多在朱家，聽到一點口風，因知事關重要，偏生定數難移，在這幾個徇男女，叛跡未露以前，不能指明，加以處制。各在暗中留意，見衛璧假作觀花，背了靈筠，將臉朝外帶着一臉詭笑，不時朝小翠，眉來眼去，小翠面上，立見喜容，隔了一會，又暗中各打了一個手式，錢氏兄妹，便和武鳳，一同走去，衛璧好似吁了一口氣，隨向靈筠身旁走去，靈筠竟似全不在意，依然笑顏相向，入席以後，衛璧仍和靈筠分坐，成全也在入席以前現身，裝着由外走來，一同入坐。蘭珠新婚，容光越發美豔，又知全保人衆，一體愛戴，隆重非常，人逢喜事心神爽，自然又多了幾分喜氣。散席，應諸長老保人之請，同往闔軍，威儀更盛，李琦知道衆心歸附，借着闔軍隱寓未來繼承堡主之意，部下原帶健兒，本早交出，與堡中原有武士，合在一起，這次因是全堡武士，一齊參加，人數多出好幾倍，自覺新來不久，便當大任，再四堅辭。後經堡主，與長老諸人，再三敦勸，方始執命，請全保武士，齊集校場，新夫婦祇同了段，王，朱，陳，男女諸俠，和丙氏兄妹，兩位遠客，兩名慧婢，各穿戎服，輕騎同往，上了將台，先向中遲，

與諸長老，致詞拜命，再朝四外圍觀的人民，同致謝詞，這時除却各要口，輪值的人而外，傾國來觀，數百畝方圓一大校場，人已佈滿，環成一大半圓圈，來觀人民，多着吉服新衣，手持香花，歡聲雷動，場上諸健兒，又都是盔甲鮮明，人人武勇，旌旗蔽野，刀光映日，新夫婦一個英雄，一個美人，手持令旗寶劍，並立台上，指揮三軍，操演陣法，望去威風凜凜，光采照人，不論別的，單這儀表英姿，已把全場人的目光攝住，角聲起處，立時肅靜，那大一片人，祇見萬頭波動，鴉雀無聲，場上健兒，已早列陣相待，刀光旗影，耀日迎風，全似泥塑木雕，靜蕩蕩的，聽不到半點聲息，等新夫婦向衆謙謝致詞之後，祇聽震天價一片稱賀，暴噪之聲，如潮水一般湧過，重又肅靜，連個咳嗽之聲均無。當日除武侯八陣之外，又加演了行軍對陣之法，軍容之盛，更勝於前，一直演到黃昏將近，方始演畢。衆人在萬衆歡呼中，正待收兵歸去，忽聽破空之聲，一道黃光，映着斜陽殘照，穿雲電馳而來，丙氏兄妹，看出是左道劍光，不禁大驚，忙喝諸兄留意，此是敵人。黃光已自凌空下墜，直落將台之上，現出一個，身材矮胖，裝束得非僧非道的黃衣怪人，這時，衆人正在台上，望着台下健兒，整隊歸去，黃衣人來勢特快，本出不意，幸是九俠，久經大敵，丙氏兄妹又在一旁，大聲急呼，怪人一落地，除蘭珠和程賢貞，恐傷堡主，同往中遲身旁趕去，拔劍相待外，金國士，張婉，丙紈，三女俠，已同聲清叱，迎上前去，祇李琦一人神色自若，來人本意，未把敵人放在眼裏，意在威嚇，及見對方主帥，手抱令旗，聲色不動，旁立三少女，紛紛拔劍，雖未離手飛出，劍光十分強烈，丙一女子，手持一鏡，更是精芒電射，寒光逼人，知道厲

審，心中一驚，銳氣大挫，表面仍自鎮定，故意冷笑道：我奉命來此下書，並不傷人，何必害怕，大驚小怪，話未說完，猛覺背上，被人點了一下，啞穴立被封閉，不能言動，隨聽喝道：無恥妖道，有話好說，鬧這玄虛做什，似你這樣，左道旁門，休說保主，便我弟兄九人，也不知見過多少，你如往山口報名求見，不問是何來意，來者是客，怎會找這沒趣，你自欺人太甚，祇好當你盜賊看待了。如說我們，倚多為勝，坐山欺人，由我成全一人，和你交手，也是一樣。你既自命道術之士，我這尋常武功，當有解破之法，莫非還要我把點穴法，給你解去，才能動手不成，妖道名叫鐵剪真人龐曜，原奉妖師之命，來此下書。限令中遲，七日之內，讓出鐵堡，並將穿雲頂殺死妖黨的幾個對頭獻出，否則，便率同黨，和附近山中隱藏的一夥大盜，殺進堡來，鷄犬不留。來時，因聽妖師說起，前在中土，曾與九俠，見過一次，此時九俠之師，慧日大師，同了兩個前輩劍仙在場，不曾下手，後便不知下落，因受好友之託，到處尋訪，近在哈密，探出九俠，帶了大隊人馬，曾由哈密經過，等到官方得信，派兵追趕，為狂風大雪所阻。以為九俠，所帶人馬駝隊甚多，無論逃向何處，均難掩蔽行藏，至多埋在黃沙積雪之中，決不會查訪不出他的下落，過了三日，風定雪住，前往查看，祇見雪高丈餘，雪面上，連個迹印俱無。因那一次，風沙太大，從來少見，風住之後，繼以大雪，千百里內，均被冰雪佈滿，一任九俠，武功多高，終是凡人，決禁不住這等奇險，十之八九，埋藏在內，等到雪化以後，再往發掘查看，休說是人，連駝馬骨頭，均未尋到一根，僅在一座沙堆裏面，掘出好些羊皮水囊，和吃殘牛羊骨，零星用具之類。越想越怪，忙即

傳令天山南北，四處搜索，終無影迹，妖師聞知此事，次日見了隱伏北天山的盜首，九頭獅子龍天化，和幾個男女妖人，說起日前穿雲頂寶光，劍炁上升，三次派人往取，第一次爲霧陣所阻，未得深入，那寶光又是虛影，人一進前，便自撲空，僅在附近，擒回一個不知姓的少女，被一旁門女仙救去，那女仙自稱波旬婆，家住冷魂峪，二次推了兩個能手，和妖婦同往，不料爲一少年暗器所殺，祇妖婦一人，受傷逃回，三次再往，還未走到，路過樹王峯，便被峯下隱居的兩個異人擒去，仍祇妖婦一人逃回。龍天化隨又談起鈇堡之事，妖師乃五台派有名人物混元祖師，法力甚高，得道已有多多年，聞言細一尋思，對衆說道：前聽人言，長白三老，隱居北天山，你們所見虛影，極似他師父，昔年降魔鎮山之寶，九宮塔上奇珍，照此情勢，這三個老怪物，定必隱藏在此，他將寶光虛影，現出地面，當有原因，怎會被人得去，老大劉蒙，人最古怪，分明有意爲難，否則，去的人，均是道術之士，怎會爲暗器所殺，那少年神情裝束，頗似九俠中爲首的一個，這男女九人，出外均有標誌，他們帶了那多人馬，忽在風沙積雪之中，全數失蹤，必也是隱居在此無疑。正說之間，忽聽另一同黨來報，說碧目鬼王阿呼圖，日前曾命三妖徒，前往穿雲頂，掘取藏珍，不料死了兩個，剩下一個逃回，阿呼圖因見魔燈，熄滅了兩朵燈花，知二妖徒，爲敵所殺，神形皆滅，當時暴怒，立用地遁趕去。行時匆忙，與妖徒中途相左，不知細底，以爲敵人，既將妖徒殺死，必是能手。到後一看，竟是凡人，已用邪法，傷了一人，不料洪都真人替身燕雲叟，突然現身，不禁大驚，就這樣仍被傷了一個化身，才得逃回，差一點便難幸免，互爲印證，已知九俠，那多人

馬，遠來不久，北天山到處冰山雪嶺，景物荒寒，無可棲身。斷定必在鐵堡之中藏伏，更無別處。本就要來窺探，這日，武成父子，先後趕往盜窟，說由錢希唐口中，探出九俠，果在鐵堡，李琦已與堡主之女結婚，成了一家。並說九俠，穿雲頂之行，也是聞風而去，與寶主人，並不相識，除堡主父女，與鷹巢頂雪衣老人相識，偶然來往而外，九俠和堡主一樣，均是凡人，不過武功極好等語。妖師本想在天山，創立宗教，大開門戶，一聽鐵堡風景出產之美，不由心動，龍天化和武氏父子，再從旁慫恿，說是堡中，本有錢希唐內應，新近希唐又命乃妹小翠，勾接到一個有力同黨，此行定必成功，妖師還覺素來行事，明張旗鼓，爲示自己聲威，特命妖徒龍曜，先往下書，滿擬一舉成功，那知所聞不詳，九俠奉命隱秘，對於得到藏珍之事，除堡主任中遲，和朱武程賢貞外，誰也不知細底，靈筠雖然知道，因受仙人之誠，又知丈夫非人，連日已看出許多可疑的形迹，自傷薄命，一字不曾吐露，九俠不但盡得藏珍，李琦夫婦，更是重返師門，領了傳授，所有法寶，全能由心應用，龐曜素性狂妄，以爲對方均是凡人，休說師父親來，便自己一人，也能制服全堡，爲所欲爲，到時故意示威，想先給敵人一個厲害。做夢也未想到，身材落地，便被人制住，言動不得，又驚又愧，空自急怒，任人嘲笑，無計可施。對方話未說完，面前人影一晃，突然現出一個短小精悍少年，手指自己，嘲笑喝問，同時，看出對面三個女子，所用法寶，均非尋常，才知估錯了價，悔已無及，成全見他目定口呆，不能回話，笑嘻嘻問道：原來你那左道邪法，不過如此，此時給你厲害，必當我方才算，心中不服，我先將你解開，看你能鬧什麼花樣，隨說，走往背

後，朝背脊上軟筋，猛捏了一下，跟住又是一掌，龐耀方覺背筋酸痛難禁，由不得嘜呀一聲，吧的一下，背上又中了一掌，成全有意和他開玩笑，這一掌，竟用了八九成力，打得又重又快，龐耀驟不及防，又當受制之際，空有一身邪法，並無用處，氣穴雖被震開，言動復原，但吃這一下重掌，竟被打出十幾步遠，幾乎跌倒地上。當時心脈皆震，兩眼烏黑，兩太陽直冒金星，知受內傷，衆目之下，丟此大臉，不由怒火上攻，狂吼一聲，待要施展邪法還攻，吧的一下，左臉又挨了一個大嘴巴，牙齒打落了好幾個，頭暈眼花，口中鮮血直滴，疼痛非常，不願傷敵，忙施邪法防身時，又聽成全喝道，你怎如此膿包，有什鬼門道，再不現世，我又要打你了。語聲就在身前不遠，祇不見人，龐耀還當邪法發動稍遲，以致連中暗算，心中恨毒，一面放出一片黃光，將身護住，一面揚手，又是一口綠陰陰的妖刀，朝對面發話之處飛去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在這揚手飛刀，一霎眼的當兒，敵人話未說完，右臉上又挨了一下重的。最厲害是敵人形影不見，邪法無功，妖刀本朝對面飛去，敵人不曾受傷，却由斜刺裏，飛來一道寶光，祇一裹，便將妖刀裹去，寶光連閃，當時粉碎消滅，認出方才持鏡少女所發。經此一來，心寒氣沮，凶焰盡斂，那裏還敢動手，手撫着痛臉，顫聲急呼，且轉動手，等我交完書信，再打不遲。隨見面前人影一晃，成全二次現身，仍是笑嘻嘻問道：你上來何等氣焰，而今威風何在？挨我這兩下嘴巴，不冤枉罷。龐耀心雖萬分愧恨，無奈敵人，隱形神妙，深淺莫測，看似凡人，偏會打得那重。防身邪法，既無用處，對面好些敵人，還未動手，只這矮子，已吃了大虧，再打下去，白受苦痛凌辱，與事無濟。沒奈何，祇得

強忍氣憤，猶笑答道，矮鬼休狂，你不過會點障眼法欺人，早晚尋你算賬，此是我師父和龍老寨主來信，你們看去。成全把兩隻怪眼一翻，喝道，無知妖孽，再發狂言，當時教你活受，似你這樣，行同盜賊，還想生還不成。說罷，人影一晃，又自不見，龐耀已被打怕，急喊兩國交鋒，不斬來使，矮鬼意欲何為，話未說完，李琦因想問明來意，再作計較，忙喝八弟停手，成全也自現身，笑對龐耀道，兩國交鋒，自與下書人無關，但你方才來勢，太已可惡，如不殺你，情理難容。快將報喪帖子獻出，等堡主七哥看完，再行發落，你如妄想逃走，定必形神皆滅，連殘魂也休想保全。且看你的造化吧。龐耀爲成全先聲所奪，信以爲真，越發害怕，知道多言徒自取辱，那裏還敢開口，強忍憤恨，把書取出，成全接過，交與中遲，和衆人觀看，中遲見書又驚又怒，方要開口，丙純在旁，忙使眼色止住。笑道堡主不必介意，可約他第七日，同往樹玉峯北，玉山頭上相見。分個高下便了，中遲會意，便命李琦轉告。李琦如言傳話，又對龐耀道以你今日行爲，本應按照保規，將你處死，祇爲妖賊無知，想使你帶回口信，姑容你多活數日，可告妖僧賊，第八日玉山頭上，靜待伏誅便了。龐耀還想交代兩句，成全笑喝道，你這妖孽還不快滾，打沒挨夠麼，說完人影又一晃不見，龐耀先聲連受重創，已成驚弓之鳥，始終摸不清對方根底，不敢再強，怒喝到日叫你知箇厲害；聲隨人起，立縱妖遁，破空逃去。衆人高興頭上，遇此拂逆之事，多半氣憤，中遲更因衆人法寶新得，愛惜還未正式拜師，傳授仙法，看妖人來勢和書上口氣，十分厲害，表面鎮靜，心實憂疑，笑問丙氏兄妹，有何高見。丙純笑答，混元妖師，曾聽家師談過，邪法雖然厲害，

但是九宮塔上藏珍，威力神妙，諸位兄妹已學會用法，足能抵禦一陣。玉山頭又在樹王峯的側面，相隔甚近，那兩位異人，決不容這般妖邪，在彼賣弄，我們佔有不少便宜，漫說不致於敗，就敗也必有人出頭。有此七日，足可準備，放心便了，中遲聞言，又和李琦夫妻，段王諸俠，商議了幾句，便同回堡，李琦見衛璧，不曾隨來，靈筠雙眉，不時緊鎖，面有憂容，心雖萬分憐惜，無如難敵有夫，使君有婦，愛妻情又深厚，惟恐多心，又爲了以前痕跡，反比別人，多上一層嫌疑。平日相見，尋常寒溫客套以外，休說和衆人一樣，隨意說笑，出入相借，連話都不能多說幾句，也不敢時作劉楨平視，空自爲他抱屈惋惜，無可如何，不過男女心情，多半微妙，這時，二人表面上，雖然各自防閑，內心却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味兒，一方是少年新婚，情深知己，對於靈筠，雖然一見鍾情，十分顛倒，無奈佳人已屬沙陀利，名花有主，未許情痴，而嬌妻賢淑，慧美多情，他越是大度包容，犧牲自我，越不忍於辜負，使其隱吟幽怨。再者堡中規俗，夫妻情愛專一，開頭結合頗難，惟其慎之於始，一與之齊，便成沒世，同穴之念，勝於同衾，積習相沿，從無乖違，視自己這樣，才來不久，便結婚姻，又所娶是堡主之女，衆望所歸，此舉實破前例，可知萬分看重，行止稍有不檢，何以對愛妻，而慰兄弟國人之望，便在中土，對方是個有夫之婦，不比文君新寡，隣女窺園，也爲世法所禁，不容傾吐情愫，固然情之所鍾，百無顧忌，真個靈犀相印，心意相同，便爲他毀身裂名也所不計，偏是情款未通，投檢見拒，枉用心力，卿未憐我，又偏遇蘭珠，這麼一個文武全才，慧美情痴的絕代佳人，患難相從，委身下嫁，定情之後，爲受到情愛感動，滿擬

拿定主意，從此斷絕，不再生情，無如前生夙孽印象太深，一任百計排遣，伊人倩影，仍是時上心頭，始終放他不下。而靈筠這面，心域更奇，自見李琦以來，一面怪他輕薄，一面又覺此人，英姿颯爽氣宇軒昂，英雄本色，名下無虛，自己這等才貌，對方不知隱情，誤認小姑居處，自難怪其顛倒，後見李琦，日以莊容相對，表面談笑不苟，關切之情，仍在無形之中，自然流露。自從穿雲頂歸來，越是覺到對方發情止禮。相愛本深，再見蘭珠，有情人終成連理，天生嘉偶，一雙兩好，兩兩相形，由不得生出一種極微妙的感覺。對於李琦，雖無他念，不知怎的，看去和別人，總不一樣，並且對方的影子，也是時在心頭，每一想到，心便煩亂，也說不出是什麼原故。連日又發現衛璧，除却一件最痛心的事而外，老和蘭珠平日厭惡的錢希唐兄妹等，常在一起，背人密談，交頭接耳，神情詭祟，向其盤問，語多支吾；問得稍緊，往往惱羞成怒，惡聲相向，再不便以死要挾，平素性高好勝，惟恐丟人，加上初來遇見李琦，一時誤會，峻拒太甚，因使對方難堪，致遭金張二女俠不滿。後來得知自己和衛璧，已成夫婦，雖已諒解，但又爲了衛璧，將李琦六陽丸要來，前往穿雲頂取寶，對方情痴太甚，因聞孤身上路，犯險追隨，意欲暗護，在雪地獄，遇到冰裂之險，又不合情急取寶，未等脫身，捨之而去，幾使陷身冰壑，尸骨無存，後遇異人，得知前事，心想我雖不殺伯仁，伯仁由我而死，假定骨髓凍凝，不能回生，或成殘廢，祇等法寶取回，把事辦完，便以一死相謝，報答他的痴情。當仙人說起李琦遇險獲救，受傷太甚，雖有谷真人靈丹解救，吉凶難定之言，心如刀割，總算天從人願，對方因禍得福，取來藏珍，重返師門，心方喜慰，如釋

重負。剛一回堡，便窺見丈夫的陰私，當時恨到極處，幾乎氣暈過去，後經盤算，事已至此，一旦鬪穿，照丈夫所說口氣，雖是一半恫嚇，一半也是實情，他固不能立足，自己也感覺難堪，惟有暫時代他隱瞞，祇等時期一到，一同離去。到了途中，或是所想事情，成功以後，再打主意，至多自怨命薄，嫁此奸人，不過夫妻情愛中斷，免得丟人獻醜，落在對方眼裏，先見丈夫，鬼祟神情，欲想探詢，後覺丈夫，除了爲人陰險狡詐而外，素來胆小怕事，又無什本領，至多和錢氏兄妹勾結一起，決鬧不出什麼大亂子，如若置身事外，萬一敗露，還可設法轉圜，免致兩敗俱傷，更難挽回。主意打定，明知衛璧，與錢小琴，已然勾引通奸，仗着住在朱家，地勢幽靜，外人難得上門，自己和衛璧，私婚之事，祇有朱武夫妻，和蘭珠九俠得知，不會向人洩漏。這類薄倖無情之人，雖有若無，不如日內，和程賢貞言明，率性以假作真，與衛璧分居，照他所說行事，從此不再過問，將來所辦事成，將寶鏡還與李琦，自己或是披髮入山，或是孤身遠引，再作計較。由此便不過問衛璧行動，內心却是痛苦萬分，尤其是見到李琦蘭珠，結婚盛況，和新天婦恩愛情景，想起幼遭孤露，被義父救去，和衛璧一同長大，從小受慣甘言蜜語，百計引誘，中間也曾發現丈夫貪鄙狡滑，不肯上進，祇是誘迫太甚，無計擺脫，一面又感覺到義父救養救命之恩，心想恩人祇此一子，愛如性命，衛璧又常說，所求不遂，定必以死殉情，萬一爲了拒婚身死，何以對義父，心想丈夫雖然無能，好些短處，據說都是爲情顛倒，所以如此，也許允許之後，受了自己感動，由此上進，於是應諾。那知義父，看出兒子心意，非他學成劍術，不許結婚，丈夫偏又傳尺進步，百計要

挾，甘言哄騙，說是痴愛太甚，非先完婚，無心上進。家中共祇男女三人，義父常時出外，孤男寡女，朝夕相見，况又心許在前，終於中計，酒後失身。一則木已成舟，又想反正夫妻名分已定，便是義父，也因愛子情深，想借自己要挾，勉其上進。現見無效，愛子每日神昏顛倒，恐其憂急成病，前言又太堅絕，無法收回，表面故作不知，心早默許，沒奈何，祇得將錯就錯。因循至今，始終未行大禮。此次義父行時，原令丈夫從師學劍，或將另一件事辦成，立時成婚，丈夫偏沒志氣，不耐雪山高寒，暗中逃回，同居至今。因在逃回以前，聽同門師兄，偶然說起穿雲頂下有九宮奇珍出現，祇將內中寶鏡，得到一面，便能衝破黑潭毒霧，深入潭底怪洞，將古仙人遺留的，靈丹仙劍取到。但是當地奇冷，又有冷魂峪，子午寒潮之險，非有禦寒靈藥，才可前往一試，由此便留了心。這日，聽說穿雪頂藏珍出現，爲了丈夫將來成就，竟不惜巧取李琦六陽丸，孤身前往，歷盡艱危，寶鏡雖然取得，丈夫却變了心，如何不恨，自來女子善感，因丈夫無良，更覺出對方，人品心腸之好，於是起了相逢恨晚之感。李琦看出靈筠，心有隱憂，又聽成全暗中警告，仔細尋思，明知衛璧諸人，必有詭謀，終恐敗露以後，靈筠難堪。又覺衛錢諸人，本領有限，鬧不出甚麼大亂子，意欲遇機化解，弭患無形，不特未向中遲明言，反到暗囑同盟九俠，暫勿宣揚，九俠素來信仰李琦，知其足智多謀，胆勇過人，每遇艱難危險之事，多是從容應付，聲色不動。又輕視衛璧太甚，過信李琦之言，以爲必有成算，和往日一樣，照他所說行事，決可無慮，除成全一人，想起雪衣老人，禍發自內的仙示，仍在隨時留意而外，餘人不知李琦，爲情顛倒，愛屋及烏，處處

袒護，又見靈筠面上，時帶愁容，身世可憐，恐傷其心，俱巴不得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，全聽李琦主持，一毫不以爲意，蘭珠更是熱愛丈夫，連對靈筠鍾情分愛，均非所計，何況祇是無形關注，非但未加勸阻，反代隱瞞，於是中遲一點音信也不知道，靈筠見此情形，對於李琦蘭珠，自生出好些感念，起初惟恐對方日久情深，生出別念，日常相處，仍多迴避，李琦再一加意防閑，雙方神情，不免淡漠，這時見對方夫妻恩愛，對他這等好法，人非木石，不能無動於中，加以丈夫情愛已淡，又受了錢小琴的媚惑挾制，惟恐堡規嚴厲，最忌重婚，曾再四向他求說，不可再似以前親密情形，自己回到朱家，不是枯坐，便是嘔氣，想起傷心，比較還是隨同九俠諸人一起，還可排遣解悶，免想心事。這幾日和衛璧，幾乎背道而行，極少同在一起，經此一來，自和李琦夫婦，相見時多，看看人家，想想自己，對於李琦無形中生出許多好感。又因蘭珠，明知丈夫，對己鍾情，一毫不以爲意，交情反更親密。暗忖堡中風俗，夫妻均是專愛，少年男女，時共遊宴，從無嫌疑之說。對方已然成婚，決不致再有他念，主人情義又厚，引明信得過丈夫，更信得過自己，何苦冷淡對人，使其難堪，不如結爲骨肉之交，以示此生無緣，盛情心感，相愛不在婚嫁，永爲昆季之好，當共晨夕，既可少慰對方的痴情，又可稍減心中的苦悶，那知夙孽太重，終於生出許多事來。李琦見他，自從開操以後，忽改常態，對於蘭珠，情如姊妹，對於自己，也是萬分關切，備極殷勤，和衛璧反是疏遠起來，先頗奇怪，後才看出對方深心，也是大爲感動，彼此都是相寓無言。因第七日便要與妖師鬥法，李琦因知敵人，邪法厲害，派來妖徒，尙且如此，何況妖師本人。成全得

勝，由於隱形靈璧的妙用，對方不知深淺，一時僥倖，爲首妖僧却因此生了戒心，妖徒受辱回去，第二日並未來犯。但是雙方仇怨已深，敵人越把自己看重，準備越嚴，更是難敵，照丙氏兄妹所說，雖有勝望，自己祇仗新得幾件法寶，連飛行尙且不會，遇此強敵終是可慮。先打算請丙氏兄妹，回山求救，丙純力言，妖人雖是邪教，言行如一，尤其雙方仇怨已成，既與約定，第七日至山頭上相見，事前決不會來，飛遁神速，過了第五日，仝保同樂催花盛會，再去不遲，後經蘭珠，託丙純向乃兄婉商，將百花會提前，早日回山，請示求援，丙純方始含笑應諾，一面却催崔黃萬三俠，樹王峯之行，必須早往，黃萬二俠，本定過了婚禮三朝起身，因崔南州，老是支吾，不願同行，蘭珠又說，盛會難得，好在樹王峯之行，鍾靈未說日期，不必忙此一時，堅留三俠，會後再走。及聽丙氏兄妹口氣，好似來時，奉有谷真人的密令，曾示機宜，使不再勸阻，黃萬二俠，自穿雲頂歸來，向道之心更堅，巴不得能早起身，強崔南州一同起身，九俠弟兄姊妹，情深骨肉，穿雲頂所得法寶，互相傳授，多半學會，李琦王藩和金張二女俠，爲防途中遇險，並將五星神珠，和神戈寶鏡，交與三俠帶去防身。三俠力言，此時堡中緊急之際，敵情難測，萬一期前來犯，少掉一件法寶，便要加出一分危險，執意不要，後經再三勸說，才把張婉的三連劍帶去。金國士看出崔南州不願回往，知他性情剛直，人最義氣，彼此私交最厚，已早發生情愫，爲了以前一句戲言，致虛駕盟，把他拉在一旁，將所得寶鏡遞過，非令帶去不可，原來崔南州，和金國士，相交最早，情分最深，南州對於國士，本是一見傾心，祇爲前數年，二人無事比劍爲戲，南州劍術稍弱，被

國士取笑了兩句，又見國士，對於李琦，格外關心，誤認情愛已移，心灰意懶，自覺人品武功，均非李琦之比，難怪國士垂青，爲全兄弟義氣，欲將國士讓與李琦，使成連理。不料國士，一半是因李琦羣龍之首，關係甚大，一半也因南州，人太孤傲，氣量稍小，故意激他，幾乎弄假成真，形迹疏遠。又不甘心俯就，遷延至今，心早生悔，李琦成婚以後。料知南州誤會已解，祇爲平日，把話說僵，不使改口，特意借故，表示心意。南州原因失戀心灰，除爾衆人，一同進止而外，已無上進之念，心想心上人，已然輕視，便成神仙，有何趣味？又知樹王峯異人祇嬰兩人，爲他效力，段大哥既然決意不去，正好讓與黃萬二俠，雖因衆人力勸，不使過拂盛意，心終不作此想。及見國士，背人密語，隱蘊深情，分明仍是以前相待情景，不禁愛火重燃，大爲欣慰。當時將鏡接過，對國士說：我本意讓與黃萬二弟，去雖同去，此行無成，不要又來笑我，國士笑道：你這人太過多心，我們九人，真比骨肉還親，固然，你我情分更厚，望你更切，但是仙緣遇合，均有前定，仙人如若看重，使你退讓，別人也得不到好處，真要謙退，你不會由四哥六弟先去，你獨走一路麼？遇否任命，誰還輕視你不成！南州笑答：我後去最好，以免說了不算，可惜女子不能前往，否則，和你同去多好，國士笑道：你我均非世俗兒女，有話明言，何須掩飾，今日看你，你祇學成劍術，我便嫁你如何？南州反問：照此說來，我一天學不成飛劍，你就不嫁我了麼？國士笑答：不成我也嫁你，等你歸來，鬥法之後，便告知同盟兄弟，和堡主諸友，擇日成婚，看你還說什麼！南州聞言大喜，方要開口，張婉，成全，一同走進，笑問：三哥，五姊，說話還背我麼？還

三連劍，沒有劍鞘，應敵時，雖可分用，却不能夠分帶，七哥看出三哥，不願同行，恐中途抽身，命我轉勸，務要三人同行才好。國士笑道：我方才勸了他一陣，話已言明，他恐仙人性情古怪，三人同行，萬一有礙，本想中途退讓，經我力勸分作兩起，大哥如再固執成見，不肯同去，我想和朱武兄商量，請他回了三哥，另作一起，還沒有說定呢！成全笑道：那日我聽鍾小俠之言，分明事應我們九人身上，朱武兄同去，恐無所獲。莫如由我，陪了三哥，另作一起，一面爲他劃策，就便還可窺探敵情，五姊你看如何？說時黃建，萬方雄，王藩三人，也相繼尋來，國士喜道：有八弟同行，真最放心沒有，不過，現當堡中有事，用人之際，我們連七弟蘭妹，共總十人，到去了一小半，七弟允許了麼，成全見國士，忽然改了常態，對於南州，關切甚深，已不似以前矜持神情，知道二人，情深愛重，早有心盟，祇爲一時誤會，彼此又都性傲，兩不相下，遷延至今，一任衆人，再三勸說拉攏，均無用處，平日提起，均代二人難受，不料彼此深情，蘊蓄已久，表面冷淡，內心熱烈，忽然誤會全解，好生忻慰。聞言笑答：這原是七哥的主意，朱武兄素來智計過人，也和七哥一樣。斷定約期以前，敵人決不會來，對方又會邪法飛劍，休說崔黃萬三兄，便我也祇仗着一面隱形壁，偷偷摸摸，冷不防，佔點便宜，或者無妨，真要對敵，決非妖人對手，反正留在這裏，也無什大用，段大哥又是執意不去，倒不如由我陪了三哥同去，萬一仙緣遇合，我跟着也沾點光，不在此搖旗吶喊，好得多麼！祇奇怪孟光幾時接了梁鴻的案，我們事前，連點影子，都不知道。昨天和大哥談起，還因三哥五姊，都是那麼固執，話說不進明是天生佳偶，偏爲一句戲言。

，鬧得這一年多，大家好不掃興，誰知你們外冷內熱，平時那麼堅決，情分祇有更厚，一旦誤會冰釋，連話都不用旁人說一句，就此和好如初。看神氣，情份祇有更厚，想起大哥七哥，平日那樣愁急，真冤枉呢，國士見南州，本是喜形於色，好似內心，有說不出來的歡情，聞言忽帶愧容，知道同門九人，親逾同胞，素來言笑無忌，不拘形迹。南州剛直誠厚，不善詞令。成全生性滑稽，最喜嘲笑，以前經衆力勸不肯和南州和好，話太堅決，恐其難堪，忙接口笑道：八弟別人怕你這張嘴，我這老大姊比你痴長兩歲，素來臉厚，不怕旁人取笑，實不相瞞，你三哥素來性傲，以前我雖氣他不過，故示絕情，但他年來，內心痛苦，已然受夠，我本對他心許，早就不忍，今日乘機，向其勸解，無異我先低頭，他自喜極，固然，我們九人，情同骨肉，但我和他，相愛在前，加上一層未婚夫妻的關係，自然更深一層，如等大家來勸，才行和好，不顯得生分了麼？我知你素來貧嘴，率性全攬在身上，免得欺他老實人，我一個未嫁女子，却不怕羞，你還有什麼說的，這一席話，說得衆人，全都笑了起來。成全答道：女中英俠，五姊快人快語，誰不知道。我不過見你和三哥，苦盡甘來，有情人終成連理，將來夫妻合籍，神仙美眷，不像小弟福緣既薄，人又平庸，無才無貌，永遠是個孩身無人憐惜，爲代五姊三哥，喜歡過度，一時話不留神，祇拋了一句假斯文，便惹出五姊，這大一套，幸而我對三哥敬重，說話留心，不曾冒失，如真童言無忌，再隨口取笑兩句，三哥不過害點羞，還不至於恨我，你這位老大姊，爲了心疼三哥，那還肯原諒我這小兄弟，不把我打扁才怪呢，衆人聞言，又是一陣大笑，國士剛要開口，張婉笑說，八哥素來貧嘴，說不出

什麼好話，五姊不要理他，七哥方才吩咐，商定之後，便即起身，祇顧說笑作什，話未說完，海棠忽然走進，說奉七爺之命，請諸位往見一面，分頭上路。衆人趕去一看，李琦手持一信，剛剛看完，交與蘭珠，而帶驚喜之容，張婉問是何人來信，李琦答說：方才耿師兄飛來，此是雪衣老人仙示，詳情不便先洩，時機已至，黃萬二兄，可先起身，三哥八弟，今夜上路。老人仙示，雖未明言，看那口氣，前去的人，均有遇合，無一空同，不過，此行頗多艱險，路也難走，尤其是三哥這一起，恐有變故，遇到強敵，更是大意不得，好在八弟，爲人機警，長于應變，又有法寶隱身，那隱形璧，原可數人並用，有此至寶，再把我那五星神珠帶去，決可無事，南州恐強敵來犯，五星神珠，須留備用，還待推辭，李琦答說，方才耿師兄來說，七日之內，保中絕無事故發生，就有也在玉山頭鬥法之後，如非諸位兄弟，限於時候，爲日太短，穿雲頂所得法寶，祇三連劍，和五星神珠，大家全能隨意應用，別的尙差，否則便全帶走也不妨事，南州聞言，方始應諾，金國士本想將寶鏡，交與南州帶去，李琦說是無須，南州爲人慎重，始終覺得現與妖人結仇，事情難料，萬一變生倉促，此鏡專破邪法，許多妙用，有此至寶，要好得多，執意不肯。國士知道五星神珠，應用靈便，又有成全同行，遇變可以隱身，程賢貞和國士交厚，又見到雪衣老人的仙示，知道四人來去途中，難免遇敵，崔成二人，經歷較險，便把雪衣老人前賜飛行馬甲取出，借與二人帶去，以防萬一，遇險立可隱形飛遁，不致有失。國士大喜，連忙稱謝接過，黃萬二俠，最是心急，說完便先起身，到了黃昏將近，李琦催開夜飯，吃完便向崔成二人，指示機宜，和應走的道路，合於

亥初起身，蘭珠富有才幹，心思細密，堡中百物皆備，取用極便，因黃崔等四俠，途中常有耽擱，須到第七日，玉山頭上門法時，纔能見面，自從耿和飛來，看完雪衣老人仙示，知道黃萬二俠，先有準備，崔成二俠臨時定議，尙付闕如，一面令海棠，往請四俠，一面早告任龍，速往備辦，早已停當，仍是上次穿雲頂所帶應用之物，因四俠以前，服過六陽丸，樹王峯和玉山頭這一帶的天時，不似水晶原，雪地獄，那等奇寒難耐，四俠所帶禦寒衣服，又極輕暖，隨便掘一雪洞，便可棲身，便把篷帳丟掉，以防累贅。行時甚是慎祕，除同盟諸友而外，祇有任氏父女，朱武夫妻，和任龍得知。本未避諱靈筠，靈筠却爲上次穿雲頂之行，自先避嫌，又恐衛璧聞知日後向其絮聒，故意躲開。蘭珠覺他處境可憐，兩次尋回，以示信任。後因靈筠，力言苦衷，不願預聞其事，並非爲了衆人信他不過，實有難言之隱，蘭珠見時尙早，衛璧已不常在一齊，知他不願回家，假託頭痛，去往房中小睡，恐其勾動愁腸，遂捨了衆人前往陪伴，再三勸慰。靈筠堅辭無效，好生感激，祇得強忍傷心，領受對方好意，直到崔陳二俠起身，方同蘭珠，再往前面，隨衆談笑，當晚使未回去，不提黃萬二俠，樹王峯之行，且說成全，同了崔南州，當夜亥初，由鐵堡一同起身，照着李琦所告途向，往後堡繞去，連日爲了妖人，下書約鬥，雖然事情緊急，中遲心高好勝，雖然年老，雄心未退，因見受婿入贅，舉國歡慶，衆心歸附，一時高興，與民同樂，將會期延長五日。不料第三日上，便遇妖人掃興，下書約鬥，來此侵擾，不願弱了平日威望，收回成命，仍令照舊舉行，以示鎮靜，暗命蘭珠，轉告李琦，借着閻操，將武侯八陣，暗中佈置，却命專人主持，務使堡人

，隨意通行，看不出來，這時，雖是舉國同歡，到處火樹銀花，城開不夜，又經丙氏兄妹，施展仙法催花，百花盛放，四時齊開，喜樂簫鼓，與爆竹之聲，雖比新婚三日，減少得多，而百花盛會的風光景物，祇有較前更勝，堡人信賴中遲父女，毫未想到未來厲害，依然舉國狂歡，通宵不倦。那武侯八陣，設備又巧，祇管層層埋伏，因堡中人民，多受訓練，尋常關口，本可隨意通行，重要之處，和主持全陣的，六十四處將台重地，又有李琦隨帶的健兒，把守戒備，表面十分安靜，一片快樂昇平的景象，內中却隱藏着無限殺機，祇要一處，有了警兆，一聲暗號，全堡人民，立時隱往安全地帶，所有壯士，一齊出動，到處佈滿愁雲慘霧，沉沉不見一人，休說尋常盜賊，便是法力稍差的妖人，事前不知底細，照樣入伏被擒。崔成二人，原是行家，一路走去，見沿途燈光，燦若繁星，萬花如海，燈月交輝，美景無邊，觀之不盡。奉命防守的部下健兒，各在防地，也在舉酒歡飲，那看得出絲毫待敵神情，暗贊李琦，真是將才，遇到這等危險重大的事，竟能聲色不動，舉重若輕，彷彿沒事人一樣，休說張皇失措，簡直看不出有一點形迹，無奈生非其時，國運已終，空有一身文韜武略，學識氣度，冠冕人倫，仍是無法展佈，祇落得來到這等大漠窮荒，山城小國，暫且棲身，將來真娶夫妻同修，得證仙業，固比人世浮名，勝強得多，否則，似此天下奇才，蓋世英雄，聽其終老荒山，豈不可惜，二人心中感慨，邊說邊走，不覺繞到後堡祕徑，防守人原奉中遲密令，九俠隨意出山，不須過問，來日一久，俱都相識，忙把雲梯放下，送其過去，二人問黃萬二俠，可曾經過，防守人答說，不曾看見。二人因行時，四人分作兩起，各領機宜，均奉

密令，互禁洩漏，聞言，料知黃萬二俠，是由前山起身，不知何意，崔南州始終不願搶先，覺着自己，雖然晚走了幾個時辰，照鍾小俠所說的，小路祕徑，由後山往樹王峯，要近得多，自己和成全，腳程較快，不用飛行甲馬，也能追上，立意要使黃萬二俠先到，過崖之後，到了下面，便把腳程放慢，從容前行，成全知他心意，事前奉有李琦密令，先不去催他，等走了一程，笑道：我知道三哥，想把仙緣，讓與四哥六哥，不願先到，弟兄義氣原好，不過，此行關係甚大，聽鍾小俠之言，知道此事的人，並不止我們弟兄，萬一去晚，被外人捷足先登，豈不自誤，我們弟兄，親逾骨肉，誰有遇合，也是一樣，小弟本想使中前往賊巢窺探，還以早到樹王山爲是，南州因黃萬二俠，心高好勝，日前穿雲頂，空手回來，對於得寶的人，雖然妬念，自覺空入寶山，福緣淺薄，每一說起，便自難受，二人私交，在同盟九友中，又是最厚，曾於無意中說起，精誠所至，金石爲開，祇要心志專一，終有成功之望，互相立志，反正山居清暇，無事做，等到鐵堡事完，決計相偕入山，尋訪仙人，福緣根骨，雖然淺薄，以毅力虔誠，尋求仙業，即使限於稟賦，好歹也將飛劍學成等語，話說不久，鍾小俠便飛了來，說起樹王峯兩異人，有一要事，須用兩人相助，這兩位異人，均是前輩散仙中，有名人物，自來恩怨分別，無德不報，又最喜愛英俊少年，如借遊山，前往拜見，必能得到恩賜，勸令九俠，分人前往，二人認爲千載良機，曾經商量，同往一試，爲此崔南州便有意讓與他們，後雖曾屢次堅約同去，但一想到，異人祇想兩人相助，鍾靈又說，對方性情古怪，此去不宜人多，最好分作兩起，爲此不願一路，以免兩誤，因素信服成全機智，聞言覺

得有理才不再堅持，便把脚程加快，同往樹王峯進發，二人本練就極好輕功，行路迅速，依了成全，還想用飛行甲馬上路，南州不肯，成全本意，先往玉山頭，觀查形勢，在彼等候，能將李琦所說強敵躲過，免得到時太晚，致有延誤，見南州固執不從，李琦又未明言，祇得罷了。二人所行原是北天山，最高寒的所在，路雖抄近不少，却極險峻難行，到處冰山雪嶺，危峯峭壁，沿途多是亘古不消的堅冰積雪；有的冰稜森列，鋒利如刀，有的浮雪十丈，下面空虛，稍不留意，一脚踏向空處，人便整個陷落下去，深埋雪底，休想脫出，再不走着，忽然斷路，一面冰崖排空，直上千百丈，仰望不能見頂，一面絕壑千尋，下臨無地，脚底又是寬僅尺許，又陡又滑的，天然棧道，稍不留意，滑跌下去，立遭慘死，雪光更是耀眼，刺目難睜，端的移步換形，入目皆是奇險。二人便盤旋曲折，在這類崖腰羊腸小徑之間，雖各練就一身極好輕功，也由不得目眩神搖，心寒胆怯，走了一陣，因是初次經行，祇照鍾靈所說途向走去，沿途冰封雪蓋，白茫茫一片，形勢多半相同，正不知相隔樹王峯，還有多遠，最後走到一處，路忽中斷，南州心疑走錯了路，成全笑道：「此路祇有一條，沿途留心查看，並無歧路，斷不致於走錯，鍾小俠原說這條小路捷徑，最是難走，祇到了盡頭處留心，過此便是坦途，先祇當指難易而言，你看前面，已是萬丈冰溝，難於飛渡，地勢也比前高，空氣更薄，我們走得稍快，均覺心跳，如換常人，簡直寸步難行，何故這等走法，令人難解，三哥先不要忙，好在這裏，居高臨下，祇要查明來路，與所說標記相符，其中必有原因，南州方答，此言有理，忽聽冰壁中，有人說道：你二人怎會走來此地，具有人教的麼？二

人一聽，是個女子口音，聲甚嬌婉，十分娛耳，暗忖這等亘古無人的雪山高寒之所，怎會有
一女子，在此壁中居住？又不見有洞門，豈非奇事，如是妖邪惡人，鍾小俠必先警告，也不
會令走此路。當時福至心靈，觸動靈機，細聽語聲，由那萬丈冰壁，近頂之處發出，便一齊
躬身下拜，說道：弟子因往玉山頭樹王峯一帶有事，這條小路，聽一好友指點，祇知近便，
不曾走過，更不知仙人在此隱居，望乞賜見，指點途徑，感謝不盡，隨聽冰壁中女子答道：
指路無妨，此是本山最隱僻高險之處，景物又極荒寒，亘古無人來往，我在山腹之中，隱居
二十九年，從未看見生人，在附近經過，況是攀援到此，別的暫且不說，那指點你們來的人
，可是一位貌相清瘦的中年尼姑麼？南州答說：是一未成年的幼童，女子聞言，微噓了一聲
，略停答道：此事真怪，怎會是一幼童，我自恩師度化，被禁在此，現已悔悟前非，立志皈
依佛門，雖與恩師行時之言相合，但不應如此快法，當真指引的人，是一幼童麼？却不許說
假話呢！二人力言不假，壁中女子，又問幼童姓名，師長是誰，二人照實答了，壁中女子，
又停了停，慨然答道：實不相瞞，我以前姓名，你二人想必不知，我也不願再提，現蒙恩師
，賜我法名玉清，本來出身旁門，爲了罪惡太多，本應遭劫，幸蒙恩師五次度化，先我不知
好歹，被擒四次，連受佛法束制，不耐苦痛，終於逃走，最後悔悟，不等恩師前來，自行投
到，獨身來此，恩師施展佛法叱開百丈冰壁，將我封禁在山腹之內，令我自行懺悔前孽，別
時，原說我惡性尚在，必須在此虔修，但是歲月難定，幾時心性空靈，不起絲毫惡念，恩師
自會命人來此，將山頭上，一道金剛天龍神符撤去，放我出來，前往相見，預計，少說也應

在一甲子左右，今才二十九年，你們所說雪衣老人師徒，以前未聽說過，休看佛法神妙，我困居山腹之內，難於脫身，你們放我，却極容易，偏又不是恩師所差，令人生疑，我雖被困，法力尚在，如是舊日間同道，想假手你們，助我脫險，趁早明言，以免兩誤，二人雖不知壁中人的來歷，聽那口氣，人甚誠實，好似一個旁門中的能手，被一神尼渡化禁閉在此，自悔前孽，獨居山腹之中苦修，不昷惡人，否則，雪衣老人，不會不先警告，任憑門人，指導來此，就許事出老人之意，也未可知。略一沉思，同聲答道：那雪衣老人，弟子祇在哈密郊外，被困冰穴之中，拜見過一面，是個白髮紅顏的，白衣人，蒙他命門人耿和，鍾靈，將弟子等一行數百人，救往鐵堡，此次承他指點，往西山參謁兩位異人，並不知道仙人居此，他事前不曾提到，也非雪衣老人之命。至於老人師徒，實是一位道行高尚的仙人，決非旁門左道之比。話未說完，那自稱玉清的壁中女仙，喜答道：你們是由鐵堡來麼？那深山小國，昔年我會去過，你說那雪衣老人，許是隱居本山的一位道友，他雖不曾明言，此舉必是他命門人轉告，或者示意，也許有什用我之處，想將我放了出來。不過，話要言明，我以前和我好友女殃神鄧八姑，雖是旁門左道，頗知自愛，祇爲性剛好勝，生出許多事故，與正教中人結怨，我被困在此，近三十年，幸蒙師恩度化，轉禍爲福，日受風雷之苦，先頗難耐，近日道心堅定，已然安之若素，他今不知吉凶下落，我一出困，必須前往尋他，以踐舊日盟約，無論你們，尋我什事，我必相助，但須尋到我那好友下落以後，你們今日之來，出於意料，雖與恩師昔年所說，有些相符，事未判明以前，仍難放心，我已棄邪歸正，情願每日在此山

腹之內，受那陰風刺骨，烈火燒身，輪流不斷之苦，要想誘我重入岐途，決辦不到。此時身隔數十丈厚的冰壁山腹，祇能看出你們，不似惡人，又非道術之士，但你二人，身有寶光外映，雖無邪氣，終是可慮，我一出此洞，便難回來，永脫風雷烈火苦刑，並非不願，如是妖邪鬼計，休看我大難之後，性情和易，真要設計誘陷，我仍不容，果如你們所言，今日正值每半甲子，禁法停止靈效之期，放我極爲容易，他既命你來此，不會不知細底，可照所說，去往崖頂，行事便了。二人本不知禁制如何破法，匆促相遇，又不便煩瑣，仰望崖頂，尙有數十丈高一片冰壁，削立直上，除却飛仙劍俠，便是猿鳥，也難攀援飛渡，拿不准仙人用意，互相爲難了一陣。成全畢竟機智得多，細詳壁中女仙口氣，忽然醒悟，暗忖仙緣難遇，今日之行，必是老人暗示，不可錯過。女仙大概防我二人，是妖邪所差，故意試探，便對冰壁下拜，慨然答道：弟子等事前，實在無人指點，如有虛言，甘受飛劍之誅，仙人不欲弟子效力，便請指示途徑。如有使命，仍望明言，女仙忽然答道：你二人是見危壁太高，不能上去麼？成全恭答：弟子帶有飛行甲馬，上去不難，祇那靈符禁制，弟子不知破法，還望明示。女仙笑答：果然你二人不似虛假，可用飛行甲馬上去，到了頂上，見一蓮花形的冰塊，靈符便在下面，可將冰塊移開，我便脫身，你們也許受點虛驚，無須害怕，二人應諾，成全隨取飛行甲馬，如法施爲，手挽靈訣，往上一揚，立有一片青光，將二人托住，往上飛去。到了崖頂一看，上面冰稜錯落，森若刀劍，雨風又大，二人如非一身武功，幾乎立足不穩，天氣更是奇冷難熬，往中心走不幾步，果然發現一個，蓮花形的冰堆，因是歷年太久，日受雪風

侵蝕，上面好些空洞，但是堅硬已極，冰也成了玄色，約有丈許方圓，高達七八尺，看去何止萬斤！下面又凍成了一片，又堅又滑，無從着手，一任二人，武功多高，這大一個冰堆，也是無法移動，不禁面面相覷，無計可施。崔南州見成全，正在環繞冰堆，四面查看，毫無下手之處，暗忖這朵冰蓮花，已與冰峯，凍連一起，通體渾成，便是天生神力，也奈何他不得，如其事不可能，鍾靈決不會指定非走此路不可，壁中女仙，也不會令我相助，仙機難測，女仙之師，必是一位有道神尼，何不向其通誠祝告試上一下，心念一動忙朝西方下拜，跪請神尼默佑，洞壁中玉清仙子，如應出困，敬乞施展法力，撤去禁制，使其脫困，否則，弟子等均是凡人，事前不知底細，無心相遇，蒙仙人不棄，令爲效勞，仙緣遇合，雖極心願，但是這等堅厚重大的冰堆，如何將其移開，敢請顯靈，使弟子等，知難而退，以免徒勞，反誤西山樹王峯之行。正在通誠默祝，忽聽成全喜喚，三哥快來，趕過一看，原來那冰堆，本來透明，水晶也似，因其年久，凍成了深藍色，中雜浮沙，內裏更有許多大小氣孔，以致東南西三面，俱都不能透視，成全先見冰堆，又大又堅，人力決難移動，也和南州一樣，覺着鍾小俠，似受雪衣老人暗示，指明須走此路，定含深意，否則，釋賢貞借甲馬時，曾和李琦密議，後說無論如何走法均可，但鍾小俠所說小路捷徑，必須走完，才能免去枝節，途中兩次想用甲馬飛行，均因想起前言，不曾使用，果然走到盡頭，遇此女仙，他說冰堆能夠移開，決非虛語，偏想不出移開之法，必有仙機，不能預洩，何不向他師長，通誠祝告，再作計較。當時雖未跪拜，心中却在虔誠，禱告，所求的話，也和南州，大同小異，沿着冰堆，一

邊默念，一邊留神查看，不由繞走大半圈，剛走到北面冰堆之後，忽然發現，堅冰裏面，似有金光，微微閃動，定睛一看，乃是一片形似人手，色如黃金，上繪符篆的樹葉，隱藏在內，知是主持禁制的靈符。冰堆太大，無法移動，忙把南州喊來，一同商計，如何將冰移去，商量了一陣，先用身帶寶劍刺穿一洞，伸手入內，取那靈符，誰知那冰，比鋼鐵還堅，劍扎上去，震得手都發酸。

第六回

絕壁助真仙萬丈寒潮參虎主
三關通大劫千重霞影遁妖人

祇聽瓊瑤連聲，休說刺穿，一絲裂痕俱無，連下好幾劍，看出無效。再後想起，用火熔化，取出身帶特製的千里火筒，拔去火門一按機簧，立有尺許長一股火苗，朝冰堆上射去。初意那冰，又堅又厚，天更奇冷，隨化隨凍，靈符深藏冰堆中心，必須化開兩三尺方圓，五六尺高，一個大洞，才能將符取到，那知事出意料，崔南州剛把火筒，射向冰上，成全取出火筒，還未發火，忽聽轟的一聲，宛如大蓬火藥，被火點燃，同時，眼前奇亮，一蓬霞光，擁着一朵金蓮花，電也似急，騰空而起，見飛入高空暗雲之中，連閃兩閃，便自失蹤，金蓮起時，具有極大威勢，二人相隔太近，竟被那蓬霞光，盪退了好幾步，幾乎跌倒，火筒也被衝滅。二人驚魂乍定，見金蓮已騰空飛走，再看面前冰堆，仍作蓮花形，停在地上，祇四邊往內凹進，現出大圈裂痕，彷彿中裂，離開地面，比前高了一些，試探着，近前細看，不由喜出望外，原來冰蓮，已與地面，不相連續，最奇是底層中心，似有一般白氣，將蓮底托

住，輕飄飄的似可移動，想起女仙之言，二人分向兩邊，托着冰蓮，往上一抬，果然能夠移動，料無差錯，忙往左側移去，也未用什大力，那大一朵冰蓮，隨手而起，二人剛把牠移向一旁，離開原處，猛覺手中奇重，冰蓮立時墜地，一股白色輕烟，正由冰蓮之下撤回，一閃不見，冰堆突然墜落，也自震裂成了數塊，料知禁法已破，趕往原處一看，地面上竟有一個大洞，俯視下面沉沉的，其深莫測，暗影中似有一點香火閃動，上下相隔，約有百丈，仙人當在下面，禁制已破，怎不出見，正待通誠叩問，忽見那比米粒還小的，一點香火，漸漸加大，由暗影中上升，晃眼之間，已結一朵紅蓮，上面好似站有一個白衣道姑，紅蓮下面一條火綫，細才如指，由那發火之處，將那朵紅蓮托住，冉冉上升，先由洞底暗影中，往上升起，等到相隔穴口漸近，看出紅蓮花上，乃是一個妙年道姑，穿着一身，雪也似白的道裝，年約二十三四歲，容光美艷，望如天仙，知道女仙出困，忙朝穴口下拜，未容開口，一陣旛檀香風過處，紅蓮已擁了女仙，飛將上來，剛離開穴口，將手朝下一指，紅蓮忽隱，隨聽風火雷鳴之聲，起自洞底，一會停止，穴口已自封閉，仍是整片冰地，二人連忙下拜，女仙笑道：你二人果是至誠，毫無虛假，我仗你二人之力，平安脫困，恩師靈符，不等人取，自行飛去，更見今日之事，已是算定，特意假手你們，結此善緣，我倘有事，不能多留，一會便要分別。你二人曾說，要往西山樹王峯去，我知當地隱居着有兩位前輩仙人，看你二人，心性福緣，也許能有遇合，不過，內中一位老前輩，性情古怪，如知是我指點前往，反而不美，或許生出反感。蒙你二人相助，無以為報，我以前所煉，是旁門法寶，未便奉贈，祇有幾

粒靈丹，乃昔年西海磨球島離朱宮，少陽神君所贈，服上一粒，具有抵禦奇寒妙用，並能增加真力，充沛元陽之氣，休說雪山高寒，不在話下，便冷魂略，子午寒潮的天險，和魔頭波旬婆所煉九寒沙，玄霏冷霞也非所懼，你二人可當我面服下，再稍傳你導引之法，功效更大，以後無論多麼猛烈的寒感，遇上也不妨事了。二人和玉清仙子一見面，越覺對方，光艷照人，不可逼視，說話時：老帶着微笑，口氣神情，和善非常，語音又是那麼清婉，聞言知其借此酬報，大喜拜謝，女仙含笑命起，隨取靈丹，令同服下，傳完導引之法，演習了一遍，笑道：我雖旁門，除却以前，爲人所累，行事失當，專重感情，不計是非而外，無什過分惡行，就這樣，仍受了許多艱難危害，如非恩師，格外垂憐，幾次渡化，又在洞中，苦煉了二十九年，幾遭慘劫，可見邪正不能並立，一入歧途，便難挽救。惟恐你們，上來把路走錯，所傳乃是玄門正宗，紮根基的功夫，照此勤習，又各服了一粒靈丹，便不再遇仙緣，也可得享修齡，此去樹王峯，如有遇合，務須努力前修，好自爲之，天仙無望，散仙當可如願，我恐這位老前輩，念我舊惡，妨害你們，不便送你二人前去，好在帶有飛行甲馬，山路雖險，並無妨害，祇不可直向峯底飛落，未經稟告允許，擅入禁地，雖然是凡人不會計較，遭他不快，便成徒勞了，二人重又拜謝指教，還想請問女仙，所去何處，何日才得拜見仙顏，女仙笑說了一聲前途珍重，一道白光，已電一般破空飛去，直射天邊暗影之中，一閃不見。二人因照所傳煉習耽延了一些時候，成全知鍾靈所說，已然應驗，惟恐去晚，錯過機會，欲用飛行甲馬，直達峯前里許落下，覓路前進。崔南州也不再持異見，祇得聽之，二人隨即飛走，

崖頂極高，樹王峯在西北方面，當日偏是霧重，到處佈滿陰雲，相隔二三里的高山，便看不見影跡，成全這一性急，不覺把方向，走偏了些，飛行又快，先以為霧氣雖重，好在甲馬飛行，往來神速，樹王峯山形，日前曾經見過，那大一座高峯，左右還有別的山嶺，容易辨認，不會尋他不到，即使錯過，也易回找。不料濃霧迷日，把路走偏，岔往冷魂谷山口附近，二人先覺飛行頗遠，怎還未到，霧氣又是越來越重，覺着天氣甚冷，想起玉清仙子，所賜靈丹，曾說能禦奇寒，怎會如此冷法，還當藥力，不曾發動，那知已深入險地，此時雖非子午寒潮發作之時，正當回潮之後，天氣奇冷，如換常人到此，身早凍僵，連身子也縮成了一個小人，骨髓皆被凍成堅冰，那裏還能活命。正在霧中，亂走覓路，心想祇要尋到日前所見，左近山嶺，便可走到樹王峯下，忽覺彼此說話，聲甚低微，漸聽不出，一任大聲急呼，也是無用，想起日前蘭珠所說，山中最冷之處，彼此說話，出口便即凍凝。對面不聞之言，方始生疑，彼此說話，已聽不見，成全人最機警，看出當地好些怪處，始生疑慮，忙拉了南州，待要飛起，去往別處查看，猛覺身後，吹來一股怪風，當地因是子午寒潮，往來之地，冰雪多已凍成鋼鉄一般，終年佈滿愁雲慘霧，死氣沉沉，更無一個生物，那風却是極怪，先由後面吹來，剛一上身，二人便機伶伶，打了一個冷戰，未容回顧，那風已漩向前面，捲起一個大漩渦，在二人身前，旋轉不已，定睛一看，風漩中好似裏有兩個形若侏儒的怪人，穿着一身單白麻衣，背插銀叉，滿頭白髮，左邊鬢脚下，掛着一串紙錢，腰間有一口袋隆起，乍看祇是一條似人非人的怪影，忽隱忽現，漸漸現出全身，挺立風柱漩渦之中，一雙碧光閃閃的

怪眼，注視二人，面容灰白，彷彿一個陳死人，由墳墓中，剛爬出來。噙着一張又像哭又像笑的怪嘴微微一張，便有一團冷霧，噴將出來，二人覺着一股冷氣，撲上身來，迫得人氣透不轉，對面怪人，似見二人，未被冷霧噴倒，面帶驚奇之容，神情越發獷厲，忽然一聲極尖銳刺耳的怒吼，立將雙手一揚，待要發難，二人驟出不意，不知身已誤入冷魂峪，魔母波旬婆禁地之內，將守山兩個雪魔驚動，所噴冷霧，寒毒異常，如非預服靈丹，早已倒地身死，連骨髓一齊凍凝，休想活命。就這樣，那股奇冷酷寒的毒氣，也是難於禁受，波旬婆門下守山雪魔，陰毒異常，十分厲害，一見兩次冷霧，不曾將人噴倒，不由暴怒，正待施爲，眼看二人，危機已迫，幸而成全，應變機警，覺着那股冷霧，撲向身上，透骨冰涼，宛如隆冬時節，浸身寒潭之中，直打冷戰，對方又是兩個，貌相獷厲的鬼怪，不禁大驚，慌不迭，忙將隱形壁一晃，先將身形隱去，緊跟着，施展飛行甲馬，拉了南州，飛身而起，往斜刺裏遁去，南州逃時，因見面前突有鬼怪現身，所噴冷霧，澈骨生寒，又驚又怒，忙把李琦命帶的五星神珠，往前打去，吃成全一拉，隨同飛起，二人恰是同時發動，那五星神珠，恰又是仙府奇珍，雪魔乃波旬婆魔法煉成的，凶魂厲魄，怎禁得住，這類純陽之寶的剋星，那兩雪魔，也是天性凶厲，平日狐假虎威，倚仗波旬婆，強傲護短，平日傷人太多，冷魂峪附近，又產有不少雪蓮冰參，各種靈藥，由那學道年淺，不知細底的人，前往左近採藥，一時疏忽，誤入禁地，爲雪魔所殺的，人數甚多，祇日前金靈筠，巧遇波旬婆，被其垂青，未爲二魔所傷，反倒因禍得福，凡是誤走當地的，即便當時見機，逃得稍快，未遭慘死，也必身中寒毒

，九死一牛，多半殘廢，二雪魔也是惡貫滿盈，明見對方，連經兩次萬載玄冰精英凝煉的冷霧，不曾噴倒，非但沒有戒心，反欲以全力施爲，各自飛身縱起，待取背上冷魂叉，將對方殺死，還未出手，敵人身形忽隱，突有五點五色火星，連珠打到。那五星神珠，具有極強大的火力，奇熱無比，又經仙人傳授，已經發揮全力，休說凶魂煉成的魔鬼，便是百丈冰雪，也能當時熔化，崔南州原是覺得魔鬼厲害，情急出手，五色火星，電射飛出，二魔鬼似知厲害，身形一晃，化爲一團旋風冷霧，衝空欲逃，已自無及，當頭一團冷霧，先被火星打中，連聲也未出，當時消滅，化爲大蓬急雨，瀑布一般，往下飛墮，就此消滅，另一團吃火星打着一點邊旁，祇聽一聲慘號，霧影中，飛起一條斷去半條的臂膀，惡魔影子，帶着一溜灰白色的烟氣，箭一般朝斜刺裏，凍寒瀾瀾的，山崖之上射去，一晃不見，火星飛處，四外堅冰積雪，一齊熔化，宛如山洪暴發，瀑布羣飛，由高就低，上下流走，晃眼之間，方圓十來畝左近的冰雪各溶化了一大片。南州初次應用，不料這等威力。心方驚喜，忽覺惡魔逃竄的危崖上面，忽然厲聲大作，真似山崩海嘯，萬馬奔騰，澎湃怒號，金鐵交鳴，隱隱傳來，成全猛想起異聲，與上次穿雲頂丙氏兄妹所說，子午寒潮，彷彿相同，心疑當地便是冷魂峪，霧中迷路，誤投到此，再一想起，丙氏兄妹所說魔母波旬婆的厲害，不禁大驚，忙喝三哥，快收法寶，南州也自驚覺，剛將五星神珠收回，二人隨同飛起，飛行甲馬，本有一片神光護體，湧着飛遁，隔老遠都能看見。這時，魔母門人已被驚動，追將出來，子午寒潮，也自發作，本來二人處境，仍是奇險，總算隱形壁，神妙非常，成全想起冷魂峪的厲害，一經警

覺，便以全力施爲，連人帶寶光，一齊隱去，才得無事，剛一飛起空中，便見方才危崖上，凍雲慘霧，籠罩之中，似有一個崖洞，先是數十百股白氣，匹練也似向空拋起，其長無際，來勢神速異常，由洞口飛出，上下四外，亂飛亂射，似在搜尋敵人神氣，內有兩三道，正追在二人的身後，相隔十來丈，便覺奇寒之氣，透骨攻心，冷得周身亂抖，幸是身形早隱，見勢不佳，忙卽往旁閃避，再縱遁光，向前高飛，方始脫離冷氣所射之處，情知厲害，驚懼百忙中，回頭一看，那一條條長虹也似的白氣，正在滿空交射，四下舞飛，已結爲一片千百畝方圓的大網，電也似急，往下罩去，到地似知撲空，連閃幾閃，突又縮小，化爲一蓬灰白色的光絲，似驚蛇亂竄，往原來崖洞中投射進去，同時洞口內隨飛出兩個俊美少年，各穿着一身，雪也似白的短裝，頸帶銀環，背插銀叉，寒光閃閃，其亮若電，各將手往外一指，立有一股灰白色的寒烟，激射而出，離洞才十來丈，忽然爆發，隨聽異聲大作，比方才所聞還要淒厲猛烈，來勢更比先前形如匹練的虹氣，更快得多。看去宛如山洪暴發，晃眼之間，大地上，齊被佈滿，高達數十百丈，狂濤怒崩，轟轟發發，匯爲巨潮中雜億萬極淒厲刺耳的異嘯，潮湧而來，二人越發料定那是子午寒潮，猛襲過來，連忙加急向前飛遁，不料寒潮來勢，比甲馬飛行，還快得多，轉眼之間，竟快追上，先前隨着寒虹追襲的冷氣，又由身後撲到，直似山中行路，突遇洪水暴發，狂湧而來，人在前面奔逃，快被追上神氣，相隔潮頭數十丈，已覺冷氣侵肌，還不知道此時並非寒潮應出之時，乃是魔徒，見守山雪魔，一死一傷，當是來了敵人，魔母夫妻，偏在魔宮入定，不敢驚動，一時激怒，施展魔法，先放出百道寒虹

，滿擬敵人，任是隱形神妙，祇被追近，立生感應，那奇寒之氣，也決禁受不住，後見無效，又將子午寒潮發動，二人如非預服靈藥，休說相隔這近，便在數十里之外，法力稍差，也必凍僵，眼快看被寒潮追上，正在亡命飛馳之間，忽聽遠遠傳來兩聲金鐘，那大片寒潮，已然高出羣峯之上，白茫茫，漫天蓋地而來，所發出來的異聲，越發尖銳刺耳，悖人心魄，二人正自惶急，寒流倏地停止，易進而退，往回收去，那兩個穿得非僧非道的白衣少年，自從寒潮一起，便自隱去，寒潮一退，重又現身，戟指向前，厲聲喝罵道：鼠輩無知，敢來我冷魂暗擾鬧，傷我神魔，如非師主升座，任你藏頭縮尾，逃向天邊，休想活命，二人這才看出兩少年，隱在寒潮後頭追來，罵完，化爲兩道寒光，一閃退去，也不知看見自己沒有，那大量寒潮，來得神速，去得更快，就這幾句話的功夫，已似萬流歸壑，齊朝原路崖洞中，飛湧進去，一閃不見，驚魂乍定，忙往前飛，初意飛行已遠，霧氣又重，當地萬峯林立，凍雲彌漫，不知樹王峯，能否及時找到，心正默憶途向，忽見前面，凍雲開處，矗立着一座高峯，正是日前所見的，成全大喜，待往峯下投去，南州想起玉清仙子，曾說峯下隱居的前輩仙人，性情古怪，不應直飛峯下，連忙一把拉住，方要開口，成全也自省悟，恐南州心直口快，未等與仙人相見，先將來意洩漏，忙使眼色止住，一按遁光，同往峯前飛降，本來仙人所居，是在山東南向陽一面，另有一處洞府，似在山陰，內裏甚是高大，但不常去，長年在山陽洞外盤石之上對弈，打算降離當地三數里，步行上去，遁光正順峯旁斜飛，待要避開山南一面，誰知離地二十來丈，忽似被一種極大力量吸住，竟不能自主，無論左右掙扎前衝，均難

擺脫，沒奈何，祇得聽其自然，心疑犯了仙人禁忌，致有這等現象，正在驚疑，降勢特快，晃眼落地，身上立時一輕，忙收馬甲一看，當地乃是由東面峯脚起，環着峯麓，斜行向上，一條天然石棧，路甚曲折，險滑異常，除因降時，似被無形潛力，猛吸了一下，別無異兆，四望空山寂寂，冰雪千丈，凍雲迷霧，已漸開朗，左近山巒峯崖，已全出現，到處靜悄悄，見不到一點生物影子，看出天氣奇冷，身上仍頗溫暖，知是靈藥之力，心想方才誤觸禁制，後來仙人，見自己是個凡人，不再計較，故此到地之後，轉而無事，念頭一轉，心神漸定，當地形勢，原經鍾靈，詳細指點，知道順着這條石棧道，便可尋到仙人對弈之所，互相打了一個手式，先朝前而下拜，通誠默禱，誦弟子等，志切修爲，向道堅誠，因聞二位仙師，在此清修，同來拜見，望乞大發慈悲，指點迷途，收歸門下，傳授道法，感恩不盡，禱罷，起立，一同前行，那棧道最窄處，祇有尺許，人不能並肩而行，上面滿佈堅冰，又滑又陡，前半尚可，越往上走，路越高險，也越難行，二人雖有飛行甲馬，爲示誠敬，不敢班門弄斧，走到末一段，山徑忽轉向外傾斜，腳底又現出一片無底深壑，內裏冷霧濛濛，一眼望不到底，峯腰以下，到處冰稜，鋒利如刀，稍一失足，墜入壑底，固是粉身碎骨，萬難活命，便滑跌到那些冰稜上去，也是九死一生，決難幸免，這時二人已經走到半峯腰上，照此險滑冰凍的，羊腸危徑，便是猿猴，也難飛渡，總算二人武功，均極精純，成全山煉就踏雪無痕，草上飛的上乘輕功，勉強提氣輕身，相進腳底形勢，時快時慢，蜻蜓點水一般，穩着步法，繞峯逡升而上，當地本是天山近頂之處，兩人服有靈丹，雖不畏冷但是空氣太稀，越往上越難

走，漸覺耳鳴心跳，不敢大意，正在口內默祝，弟子等濁骨凡胎，難期造就，惟望仙師，念其耿耿愚誠，加以默佑，忽聽棋聲丁丁，由右側面，隱隱傳來，知將到達，途中無甚異兆，分明有了指望，所行之處，恰是一片五六尺寬的冰崖，突出半峯腰上，上面雪峯刺天，冰壁如削，仰望不能見頂，俯視脚底，重淵杳冥，下臨無地，寒霧迷漫，其深莫測，前面不遠，又是一片突出的冰崖，擋住去路，似已無法前行，二人心志堅誠，始終記着鍾靈之言，所行途徑，既與所說相同，必能過去，毫不氣餒，再聞棋聲，由崖那面，隱隱傳來，越發心喜交集，精神一振，便把氣沉穩，恭恭敬敬，二次下拜，還未開口，忽聽前面崖角後，有一老人口音，笑罵道，你兩人怎無出息，既受雪衣老人指點，來見我們，直飛峯前，豈不也好，偏又多事粗心，上來先把玉羅剎放掉，還可說是事出無心，優曇老尼，心腸太軟，故意假手他們，事早算定，不去管他，爲何誤走冷魂峪，殺傷雪魔，自己惹下亂子，還不免給我二人添煩，道兄理他作什，另一老人哈哈笑道，老和尚，也太輕看我們了，憑我二人，當真還怕冷魂峪女魔頭作梗不成，今日來人，根骨稟賦，均非上等，本來不合我意，不過，他們爲我而來，既已惹事，如若不管，外人不知，當我二人，又想用人，又怕樹敵，豈非笑話，我們修行將近千年，怎還把魔頭，放在心上，他們原是凡人，祇憑平常，甲馬飛行，途徑不熟，方才霧氣又濃，以致誤走冷魂峪，如何怪他，我如怕事，方才他們霧中飛過，已明知來意，祇一伸手便將他們攔住，也無此事了，二人聽那語聲，宛如洪鐘，語氣甚好，方自喜幸，忽聽面前冰裂之聲，那高約十數丈突出峯半的大片冰崖，突然崩裂，倒將下來，似要當頭壓下，

二人身後，來路便是那堅冰結成的羊腸小徑，因這末一段，最是險滑難行，二人先前勉強提着氣，一步一步，好容易才得到此，驟然後退，定必滑跌冰壑之中無疑，那片冰壁，又高又大，已經當頂壓下，怎麼也不及逃避，本來帶有飛行馬甲，可以脫險，也是二人，該是仙緣遇合，福至心靈，驚懼百忙中，忽想起仙人，就在隔崖，決不坐視無辜之人，爲了向道堅誠，來此求見，給冰壓慘死，不加援手，彼此不約而同，念頭似電一般移動，還未想完，眼看那數十萬斤的斷冰危崖，帶着一片寒光閃閃的白影已當頭壓到，略一遲延，再用甲馬飛行，已自無及，祇得仍跪原處，把心一橫閉目等死，方想死生定命，如其仙人，旁觀不理，也是命該如此，萬一不死，仙人見我志誠，不惜爲道殉身，定加恩憐，正互相尋思間，猛然大股寒風拂身而過，猛急異常，那冰壁好似由身側飛過，不覺壓向頭上，忍不住睜眼一看，大團白影，帶着疾風已由身旁，往下飛墮，隨聽瑤玲亂響，連串冰稜斷裂之聲，跟着又聽轟隆大震，聽去甚是沉悶，由壑底隱隱往上傳來，半晌方止，再看前面，峯形忽往內凹，現出一片山徑，甚是寬大，盡頭處，是一危崖，高祇丈許，當中一塊大青石，上設棋盤，兩旁各有一塊，數尺方圓的平石，上坐兩人，正在對弈，神態悠閑，各自對局凝思，下手是個面容衰老，滿佈縐紋的老和尚，上手是個身材高大紅臉的駝背老人，美髯飄胸，指爪甚長，其白如玉，手捻棋子，在石上微敲，發出丁丁之聲，先前語聲已止，對於二人，竟若無睹，中間斷處，約有七八丈長一段，無法飛渡，忽又聽得身後，瑤玲亂響，直到壑底，回頭一看，不禁嚇了一跳，原來身後來路那條羊腸小徑，本是堅冰結成，先前堅冰斷裂，受了巨震，竟遭波

及，幸而存身之處，地較寬大，上面雖是堅冰凍結，底層却是與峯腰相連的一塊突石，祇近峯一面，現出裂痕，不曾崩墜，但是前路中斷，相對對崖祇七八丈，看去還好一些，身後來路，竟是全部崩塌，先前上時，專心一意，祇顧向前，還不覺得，這時冰路全都崩裂，那一帶的峯形，又是壁立千百丈，上達雲空，下臨無地，二人寄身危峯峭壁之上，前後孤懸，進退無路，如換常人嚇也嚇死，二人一則向道心堅，又因先前冰崖斷裂，明見當頭壓下，也毫未受傷，認定仙人有意相試，再加身帶飛行馬甲，壯胆不少，見此形勢，當時雖不免吃了一驚，稍爲轉念，便自心定，重又端正的跪在冰上，虔心待命，等了個把時辰，對崖仙人，仍未理會，南州人最義氣，不知黃建萬方雄二俠，來路不同，偶然想起，二人先來，方才那片冰崖，尙還未斷，如何過去，仙人也未提說，惟恐二人遇阻退回，還在其次，萬一和自己一樣，誤走冷魂峪，或是遇見別的妖邪，豈不凶多吉少，想到這裏，心正愁急，欲向二仙人求告，請示吉凶，忽聽駝背老人，笑對和尚道：你和采薇僧一樣，已是佛門中人，偏都疾惡如仇，豈不失佛法慈悲之旨？別的妖邪左道，還就罷了，玉羅刹和女殃神鄧八姑，雖是旁門，不過各有難言隱痛，性情偏激了些，你二人便要斬盡殺絕，不肯放鬆，再加上一個專門和旁門中人作對的姜雪君，與小和尚，連合一起，如非優曇老尼，慈悲解救，加以接引，這兩個人早已形神皆滅，雖然半由自取，到底太過，尤其玉羅刹，爲人行事，迥非別的妖邪之比，人家久困山腹之中日受風雷烈火之苦，已然洗心革面，棄邪歸正，又是老尼姑的門人，我們本應另眼相待，爲你以前對他恨惡，已然脫困，竟不敢來此相見，才致這兩入，誤走冷魂

峪，生出事來，今日之事，該你一人應付，才合理呢。老和尚笑道，駝兄，不用激我，此女機智非常，又有優曇老尼指教，難道他還不知，一經歸正，便是同道，誰還記他前非，必是知你素來好勝，別有用心，以我推想，他就不故意把他兩人引往冷魂峪去，也是明知不問，否則，他那地方，離此甚近，送這兩人來此，極爲容易，如何不顧而去？先前他脫困時，曾見老尼青蓮神光，破空飛走，分明事早算定，莫要老尼有什佛法禁制，你受他的蒙蔽呢！駝背老人聞言笑道：此女好些可喜之處，便是暗中鬧鬼，也不怪他。何況是受老尼指點，奉命行事，我自來要做好人就做澈，決不半途而廢，爲德不卒。可恨雪衣老兒，洩機饒舌，給我多事。如非這先後四人，性情爲人，還能合我心意，直想一人不用，看那天劫到來，可能傷我？二人聽出黃萬二俠，已先來過，仙人既肯賜見，自有福緣，心方一喜，老和尚忽把殘棋一推道，駝兄，現在到了什麼時候，戀這殘棋做什，你既看中人來人，還不早些指點，莫要大意誤事，就來不及了。駝背老人笑道：我決不怕，也不至于誤事，你和老尼姑，早有算計，想挽救鐵堡這般孤臣遺烈，雪衣老兒又和任中暉他們交厚，素受全堡中人禮敬，更想促成此事，知我平日，不大好說話，自不出面，却令那日來此的幼童鍾靈將這四人引來，你們暗中通同作弊，當我不知道麼？我是明知故犯，如非合意，你們任憑是什巧計，也無用處。和尚微笑未答，老人隨向二人道：你們胆力，到也強毅，過來說話罷。二人方想說，相隔太遠，雖有飛行甲馬，不敢放肆，猛覺一股吸力，和方才一樣，將身吸住。同時，眼前一花，紅光一閃，人已到了對崖，立在石前。正要下跪，老和尚道：你二人不必跪前跪

後，此是散仙中前輩，大方真人，神馳乙休，素來性情古怪，不喜人太謙恭，可站在一旁，聽他吩咐便了，駝子隨道：「方才黃建，萬方雄，曾先來此，已然奉命他往，今晚子夜，我和這位禪師，有場劫難，須用兩人護法，本來黃萬二人，已可應用，後知你二人，隨後跟來，多上兩人，固要省事得多，偏生你們來時，無意中將冷魂峪，守山雪魔殺傷，因值魔王波旬婆往會乃姪赤身教主鳩盤婆，神遊未歸，門人不敢驚動，發動寒潮，自出報復，不料你二人持有洪都真人留賜的，九宮塔上奇珍，事前又服有禦寒靈藥，不畏寒潮酷冷，那子午寒潮，出有定時，波旬婆雖是魔教中人，但他夫妻爲人，除性情偏激外，向不爲惡，知道子午寒潮，凶威猛惡，極易改變天時，傷害人民，減少農家收成，生出災害，雖然他魔法控制，隨意發收運用，但是從未妄自發動。同時，發現寒潮暴起，平日惟恐奇寒之氣，傷害人畜生物，每當起時，還用魔法，竭力使寒威減低，如何妄自發難，連對頭是誰也不暇問，忙以全力，往收寒潮。一面急召門人回宮，不問情由，先吊起來，痛打了一頓魔鞭，因那寒潮，威力太大，易發難收，日間妄自引動，強行收回，到了子夜應發之時，勢更猛烈，此是宇宙間，窮陰凝閉之氣所萃，多高法力的人，也難將其消滅，能夠似他這樣，釜底抽薪，化重爲輕，已是極難之事，當初勉強收回，夜來還要費上好些手脚，再怪魔徒，妄發寒潮，鞭打拷問，又費了好些時候；等到問明，人已遠去，那兩魔徒，本最心愛，打完，問明前情，覺着多年威望，除前輩散仙百禽道人公冶黃而外，從不服人，也無一人，敢於對他無理，無端被兩個不知姓名的後輩，闖入禁地，將守山雪魔殺傷，休說愛徒，年幼氣盛，便自己遇上

，也必不容，打得又重了一些，雖仗魔法神通，靈藥功效，復原容易，當時二徒身受之慘，想起也自心疼，於是怒上加怒，祇爲奉有公冶真人之誡，不能離山遠出，百里以外，向人作對，除非你們，自己尋到他的門上，無法洩憤，此峯與冷魂峪，相隔頗近，因在他的側面，不當子午潮路，又知我與一髮禪師，不是好惹的人，性更好勝，以他法力神通，遠離魔宮，親自出手，尋兩個無名後輩爲敵，不論勝敗都是丟人，最好你們，自行投到，以便按照他的規條處置，本來你們就此回堡，原可無事，但他氣量很小，此恨不消，決不干休，暫時見你持有純陽之寶，惟恐門人代出，不能得勝，更加丟人，更恐因此惹起造孽，多生枝節，隱忍的日子越久，仇恨越深，早晚定必煉就抵禦純陽真火之寶，再用魔法遙制，仍命門人，走往鐵堡，生事尋仇，你們自非其敵，還要殃及池魚，使全堡人民，受那寒威猛襲之害，適才經我推算，竟連我與一髮禪師，一齊恨上，祇還不肯妄自發難，此事越能早了越好，此女將來，又必歸正，莫如將機就計，率性由你二人，將他引來，祇要應付得宜，不特永絕後患，甚或化敵爲友，也不一定，我二人固不願與之結交，你們將來，却可陰受其益，偏巧我今夜子時，正當道家四九天劫降臨的緊要關頭，雖然事前有備，決可無害，爲此分心旁顧，却非所宜。後來想起此女，根骨心性，均是上乘，昔年原因，求道心切，雖然誤投魔教，尙知惡善之分，不似鳩盤婆師徒，那樣殘忍凶橫，他年兵解轉世，仍有道成之望，祇嫌過於驕狂，夜郎自大，我意欲借此稍殺他的凶焰，今夜將其引來，借他奇寒陰毒之氣，抵禦天劫中的，九天純陽真火，使其對消，使知魔法，並非無上，多大神通，也難抗拒天威，並可借此一

門，一年之內，子午寒潮，減去不少威力，藉此使方圓數千里內的，人畜植物，少受好些危害。此舉固有功德，但是奇險異常，一個弄巧成拙，全要受害。又於我抵禦天劫有益，容易被人誤會，說我取巧，還有你二人事前，須往冷魂峪誘敵，去時必須胆大心細，無論遇什凶險，不可絲毫慌亂，務以定力戰勝，所帶法寶，更忌出手，好在預服靈丹，不畏奇寒，表面又是前往謝罪，按照他那魔規，去的人如非道術之士，祇要能禁寒潮奇冷，便是與他有緣，連峪中所屬靈藥，也可隨意採取，再能仗着機警胆大，公然強入魔宮，不畏男女神魔凶威，那怕見物就取，也不禁阻。黃萬二人，現在前洞，奉命準備，代我夜來護法，無須顧慮，你二人自問如能勝任，可拿我柬帖，照着上面，到時所現出來的字跡行事，連飛行甲馬，也無須用，由我略為指點，再用禁法隔斷，將你二人，送往冷魂峪崖腰側面，出其不意，隱形入內，祇一入口，守山雪魔和男女魔徒侍者，不奉命令，便不將來人侵害，你二人先看柬帖，照之行事，再將法寶收去，一件也不許用，相隔魔宮里許，有一青晶牌坊，彼時，因你二人，深入基地，大小羣魔，異常激憤，定必追隨在側，伺隙暗算，本身個個貌相猜惡，再加許多恐怖之壘，胆力稍差，定必嚇個半死，祇要心神搖動，魔頭便乘虛而入，固非受害不可，再要誤用法寶，給他認為仇敵看待，羣起夾攻，敗了被他擒去，以你二人的資質，定必強行收為徒弟，和作魔宮侍者，暫時無苦，將來魔連告終，天劫降臨，終仍回歸於盡，如若倔強不肯降服，便被殺死煉成神魔，常年服那苦役，所幸女魔波旬婆，以前曾受正教中人點化，除却天性剛愎自傲而外，比起別的魔教中人，要差得多，他丈夫干鵠為人更好，祇管放心大

胆，照我柬帖行事，無須害怕，二人開言大喜拜謝，真人隨命立在一處，將手一揚，便有一片金霞紅光，擁了二人飛起，破空直上，飛入凍雲之中，閃得一閃，雲光不見，直往冷魂峪飛去，不消半盞茶時，便自到達，遙望危崖上面，冷魂峪入口圓洞門外，守山神魔祇剩了一個，正在發威怒吼，東張西望，恐被警覺，先落在洞側危崖腰上，取出柬帖一看，果現出幾行字迹，後面還有一道靈符，剛一看完，東上朱文，忽似紅蟻亂竄，連符一齊隱去，緊跟着便見斜對面天空中，紅光一閃，起了破空之聲，守山神魔突然暴怒，一聲厲嘯，化爲一股灰白色的寒焰冷氣，激如箭雨，朝那紅光飛去，知道神魔已被靈符引開，忙即乘虛而入，仗着法寶隱身，直飛進去，見圓洞中頗長，洞壁上下，佈滿萬載玄霜所結晶粒，稍爲挨近，奇冷滑骨，走完洞徑一看，四外玄冰積雪，冷霧沈沈，天色陰昏，低得快壓到頭上，靜蕩蕩，冷森森，宛如置身死域，正照真人所說，覓路前行，忽聽前面有人悲聲急喊師兄不聽良言，祇想盜取地寒針，忘了魔法利害。現爲冷焰寒潮包圍，還想活命不成，聞聲大驚，試探着往前一看，原來崖側倒着兩個小人，已凍縮成二尺來長，童嬰也似僵死地上，周身均被玄霜包沒，料知方才所聞，乃這兩人，臨死以前的哀鳴，發話時正值寒潮湧到，將話凍住，當日氣候有了變動，語聲解凍，發將出來，心方駭異，遙聞神魔厲吼之聲由後傳來，先是守洞神魔，在一幢冷雲擁護之中，急飛而至，二人恐被擲上，連忙貼崖閃避，神魔剛由身旁飛過，厲嘯之聲四起，許多同形相的神魔相繼飛舞而過，前見神魔，也自飛回，似因敵人，深入重地，不見形影，悲憤已極神氣，中間更雜有身着白衣，頭戴白蓮花冠的，魔宮侍者，男女門人

，高矮胖瘦，美醜不一，飛行却比電還快，一瞥即逝，一會全都靜止，二人看出厲害，那裏還敢大意，二次起身，方以爲羣魔，已然警覺。前途必更凶險，不知還有什麼可怖景象發生，那知到處靜悄悄，暗沉沉的，通沒一毫動靜，仗着奉有仙示。事前得知地理途向，雖然道路曲折，岐徑縱橫，一毫也未走錯，一會便走到正路上去，魔宮雖有魔法掩蔽，不過宮前牌坊，還看得出，先前所見，高約十丈，寬約五十丈的，翠晶牌坊已經在望，料知越往前走，境越艱危，各自暗中留意，往前走，到了坊前，見無異狀，先把心氣沉穩，凝神定慮，四看無什異兆。突將隱形壁撤去，剛朝牌坊下拜，忽聽身旁身後，異聲四起，似笑似哭，刺耳難聞，中間更雜着一種，極淒厲的怒吼，偷眼一看，原來就轉眼之間，先前所見，形似惡鬼，身材高大，貌相猙獰的，二三十個雪魔，忽然同在身旁出現，一個個白髮紅睛，獠牙利齒，怒視二人，口中厲嘯，伸出形如鳥爪的魔爪，作出向前攫拿之勢，各在一團灰白色的冷霧，籠罩之下，時隱時現，有的張牙舞爪，目射凶光，彷彿弓已拉滿，蓄勢待發，有的突出遙空中，發出極強烈的厲嘯，身隨聲到，劃空而來，到了身前，惡狠狠往下撲到，聲勢甚是驚人，如換尋常人，見此猛惡恐怖景象，祇一害怕逃避，立爲所困，被其擒去，休想活命，二人幸在事前，受有仙人指教，早料有此危境，雖然有些胆怯，還能強制，不加理睬，聽其自然，身旁環伺的羣魔，固未發動，那由四方八面飛舞猛撲的羣魔，因對方未受搖動，也都厲聲悲嘯，眼看上去，忽然退去，二人看出虛聲恫嚇，一味示威，逐漸心定，又因初上來時，來勢太猛，數十羣魔，突然出現，稍爲驚了一下，便覺心神震怖，幾難自主，後來看出自

己不動心神，羣魔便無可如何，又發現凌空飛撲的雪魔，都是快要上身，忽然隱退，去而復轉，爲數仍祇三數十個，故意隱現無常，來混自己耳目，技倆祇此，知道仙人之言，絲毫不差，率性潛心定神，把一切魔影，和諸般恐怖景象，付之不聞不見，恭恭敬敬，向着牌坊，跪拜通誠，大意思是說，先前事出無知，因守山雪魔，再三強迫，幾遭毒手，自身無什法力，對方貌相神情，又是那等猛惡，爲了護身逃命，誤認尋常鬼怪，恰巧洪都真人留賜的九宮塔上奇珍，新得到手，又向人借了一件飛行甲馬，沒奈何，誤發五星神珠，以致守山神魔，一死一傷，逃出不遠，令高足又發子午寒潮猛襲，眼看危急，寒潮忽退，才得逃生，後遇一位前輩仙人，得知日間，誤入冷魂峪魔宮禁地，心中驚悔，已自無及；因前聽魔主新收記名女弟子金靈筠，說起師恩深厚，魔主雖然神通廣大，不可思議，決不妄殺無辜，何況身是凡人，事出無知，必能念其逃生心切，情非得已，爲此專誠拜謁，負荆請罪，敬乞魔主，大發慈悲，格外恩寬，加以原有。並乞恩允弟子等，入宮拜見，感謝不盡，接連祝告了兩次，牌坊裏面，仍是愁雲慘霧籠罩，沉沉看不出一點魔宮形貌，兩旁羣魔，悲嘯厲吼，和飛舞攪抓之勢，越發猛惡，始而張牙舞爪，互示凶威，到了後來，竟同聲悲哭，跪地求告起來，因覺對方技窮力盡，不能奈何自己，稍一疏忽，耳聽羣魔哭訴，求饒之聲，十分悲慘，淒人心脾，大意是說，魔王法嚴，守山雪魔，中了誘敵之計，妄離谷口，致被二人，深入重地，滿擬和以前自恃法力，對付來盜靈藥的人一樣，即便能耐奇冷，也必爲魔法所殺，不料二人，既不怕冷，又不畏幻相恐嚇，率性來人，是個道術之士，出手對敵，也好交待，偏和凡人一

樣，并不行法相抗，一味通誠求見，任憑百計凌逼，始終不受搖動，魔宮規例，不傷凡人，祇能耐得奇冷，深入魔宮，便可任意行事，不加阻止，如今魔宮，就要開放，若果來人，如再這樣堅持，少時羣魔一個也難活命，由此永淪苦役，受那煉魂之慘，並說羣魔，都是無主孤魂，幸蒙魔王收來，得有今日，休看貌相猜惡，心仍善良，魔王規條嚴厲，不許私自離山，除却對方自恃法力，不知進退，自尋死路而外，本身從未做過惡事，望乞二位仙長，大發慈悲，格外恩憐，羣魔決不敢起什惡意，冒犯虎威，祇求問答幾句，如蒙允諾，感謝不盡，就這樣，也祇免受煉魂之慘，本身仍不免受那酷刑，二位當是修道之士，必蒙憐念這些孤魂，能夠煉成形體，實非容易，若得恩允，願將魔宮機密說出，加以指點，或是引往藏珍寶庫，隨意取攜，飽載而歸，這樣不肯禁條，並還彼此有益，否則，羣魔均擅玄功變化，反正難免刑誅，祇可挺而走險，拚犯禁條，慘殺二人，先報了仇，洩憤再說，彼此回歸於盡，何苦來呢，二人聽羣魔語意，大致相同，哭聲却極悲慘，忍不住偷眼往側一看，羣魔已環跪地上，先前凶威，一齊斂盡，神情甚是可憐，南州天性義俠，又少機巧心，竟被說動，方要開口，成全先也覺着羣魔，哭得可憐，剛有一些搖動，猛一轉念，忽想起仙人曾說，一切均是幻相，羣魔防守不力，被外人深入重地，已犯重條，豈是隨便對答幾句，便可無事，本向魔王請罪求恕，還要理他作什，同時，又覺出心神微分，身上便有些寒戰，心情也自甯起來，當時醒悟，忙把心神鎮定，一面借着發話，警告南州，向羣魔抗聲說道，我二人原是自知無理，冒犯魔王神威，誤入禁地，特意不避艱危，強耐奇冷，來此請罪，求魔王開恩，恕其無

知，你們雖然軟硬兼施，百計陷害，無如我二人，心志堅誠，死生禍福，早置度外；如要我二人答話，我已開口，如說服低，已早認罪，還有何說，你們技倆已窮，我二人毫無法力，若敢違背魔王禁條，殺我二人，請自下手，威迫利誘，全都無用，我二人來意，認罪之外，但得拜見魔王仙容，於願已足，仙緣遇合，皆有定數，平生自愛，從未偷盜過人的東西，何況魔王寶庫藏珍，如何敢於妄為，這個不勞指點，我知魔王，量如山海，決不殺我二人，還待往下說時，也是崔南州，命不該絕，先聽羣魔哭訴悲慘，不知陰謀毒計，以為羣魔，均是鬼魂煉成，到此境地，實非容易，魔王法令森嚴，早有聽聞，祇要稍為服低，說幾句話，便使羣魔免去煉魂之慘，何樂不為？誰知心方一軟，忽機伶伶打了一個冷戰，還不知道危機將發，正待開口，恰值成全警覺，搶先發話，南州立被提醒，無如心神搖惑，比成全厲害得多，當時心煩意亂，身上時冷時熱，越知不妙，忙照玉清仙子，所傳口訣，好容易剛把心神定住，成全話還未完，忽聽對面霧影中，傳來一聲金鐘。羣魔哭聲立止，面容忽轉憤激，重又回復先前獠惡神態，跟着一閃不見，全數隱去，同時，眼前一花，大放光明，定睛一看，原來先前牌坊裏面的愁雲慘霧，忽全消盡，現出一座巍峨莊嚴的魔宮，到處奇石雲升，花樹羅列，奇景無邊，香光浮泛，那魔宮佔地，不下百畝，無數樓台殿閣，高下參差，瑤壁瓊樓，金庭玉柱，互相映對，霞影輝煌，由坊前起，直達魔宮前面白玉平台兩邊，是一錯形馳道，寬達五六丈，旁邊種着兩列，從未見過的奇樹，二人由鐵堡起身，山中所見，到處冰封雪蓋，不見一草一木，冷魂峭奇寒之地，有這許多花樹，已是奇事，那樹又都粗僅合抱，樹幹色如

銀珠，亭亭若蓋，有花無葉，花作六出，色如銀玉，離地七八丈，始見繁枝，下面行列疏整，上面花枝，互相糾結，密層層宛如兩條銀色長幕，又似兩條玉龍，相對環飛，給下面銀色的樹幹一陪襯，頓成奇觀，那些奇石怪峯，多半位列在宮前廣場之上，全都玲瓏瘦透，平地拔起，色作純碧，各因形勢，前後左右，分種着許多大小花樹，時有白雲如帶，橫互峯腰，料知仙山靈境，不過如斯，魔王既將濃霧收去，開放魔宮，必允入宮拜見無疑，心中大喜，忙同拜謝起立，由牌坊下，順着左邊馳道，往前走進，由花林中，遙望魔宮前面，金碧輝煌，氣象萬千，壯麗無倫，方覺眼花撩亂，應接不暇，忽又聞得笙簫細樂之聲，起自宮內，猛想起來時，仙人曾說，魔宮女主波旬婆，本是赤身教主鳩盤婆之妹，鳩盤婆因魔教中祕籍血神經，被長眉真人師弟，而神子蹇隱盜去，妹子曾得魔教真傳，資質極好，意欲連合一起，同煉九子母天魔大法，創立教宗，不料波旬婆與一旁門散仙干鵠相愛，仗着百禽道人公冶黃之助，暗中結婚，魔法晶球照影，竟未看出，事後得知，大怒趕去，待中毒手，波旬婆早有安排，竟欲以身殉情，搶在丈夫前面，施展魔教中拚與敵人同盡的祕魔三參滅形大法，七竅皆插金刀，手握火球相待，見面哭罵，你當初也有情人，祇爲中途變心，才拚以身殉魔，得有今日，各自遇人不同，如何恃強逼我隨你？我知你心狠手毒不念姊妹情義，結婚時便和丈夫商量，各失貞元，現已懷孕，便逼我回去，也無用處，如害我丈夫，我僅和你拚命。鳩盤婆原生得比乃妹，還要美豔，祇爲情人，受一妖婦蠱惑，中途變心，復仇之後，憤急毀容，未出家前，又曾受繼母虐待，全仗妹子關照求情，放他逃入山去，才有後來成就，妹子爲

了想念自己，入山苦尋，另有遇合，並非自己傳授，舊恩未報，反與爲仇，也覺問心不過，真元已失，魔法不能再煉，何苦恩將仇報，祇氣二人不過，也無法下台。便說，你二人無非都生得美秀，才這等貪戀，自來男子無義，女子無情，如似我此時，這等奇醜，仍還恩愛，我便服你，以後決不爲難，遇事並還相助。不料二人，患難夫妻，情深愛重，又得高人指教，早已防到，同聲答道：我夫妻地老天荒，情愛不渝，各人美貌，也早享受，變多醜怪，仍是本人，恩愛祇有更深，決不如你所料，祇求你不再爲仇作對，已感盛情，相助一層，免勞照顧，現當你面毀容，誰有二心，由你慘殺如何？說時，已各施魔法，將本來美容毀去，由此一雙璧人，變成奇醜，下鵲對乃妻，情深愛重，雖不以美醜關心，自來女爲悅己者容，波旬婆想起此事，仍是難過，無奈真形已毀，便以元神，隨時相對，喜怒也由此而分，如與相遇，祇是原來美貌，來人便算有緣，無事不可商量，見時如是貌醜，縱不爲仇，也必遭其嫉視，來人入宮相見，如聞細樂之聲，必以肉身升坐，現出醜形，先前殺傷守山雪魔，無異仇敵，祇爲深知地理，與魔宮禁忌，才得深入重地，魔主不願違背規條，雖然無可奈何，但他神通廣大，魔法厲害，如真有意爲難，防不勝防，必須格外小心等語。方才金鐘響過，已然開宮賜見，細樂忽起，明以敵人相待，心正驚疑，已快走到殿前白玉平台之下，事已至此，明知前途凶險，萬無退理，正在憂疑戒備，待往上走，眼前忽然光華亂閃，一串輕雷之聲響過，突起濃霧，身子似被什東西托住，離地而起，跟着，眼前又是一花，濃霧忽消，面前已換了一個境界，定睛一看，原來那地方，乃是一座宮庭，通體晶玉建成，珠光寶氣，

纔眼欲花，陳設用具，華美珍奇，更是平生未見，當中黃金寶座上，坐着一個老人，生得猿臂鷹肩，面黑如漆，上面還有好些紫紅斑，乍看貌相奇醜，但是身材挺秀，神態英偉，長眉入鬢，白髮如霜，星眸爛爛，光射數尺，分明以前是美丈夫，料是魔宮男主，千鶴無疑。方想這大一所宮庭，又是魔宮主者，怎會身旁無人隨侍，一面恭恭敬敬，趨前下拜，待要陳說來意，老人含笑，把手一擺，二人立覺有一股極大的潛力，將人逼住，祇得罷了。隨聽老人笑道：老夫干鵠，你二人先前誤傷本山雪魔，雖出無知，但是此間舊例，一向無人，敢來侵犯，你二人並非道術之士，率性一去不來，山妻見是凡人，即便為難，也須等你二人，拜師學成之後，本來可以無事，不料受人指教，借着請罪，想要於中取利，又不逕由谷口，遁名求見，隱形深入，到了宮前近坊之下，方始現身，這等行徑明卑暗抗，迹近輕視。他為因子午寒潮，為小徒妄自發動，恐有後患，正以全力施為，無暇旁顧，等到事完回宮，已過時限，響了金鐘，為此不快，雖然不肯改變禁例，但也不願看你們，從容來去，目中無人，本意此時祇不犯他規條，任你所為，但是今夜子時，天地交泰，氣候突變，此去樹王峯，還有不少途程。你二人終是凡人，一離冷魔峪，驟遇那等猛惡的罡風冰雹，必用甲馬飛行，山妻動作如電，定必追去，休想活命，還有你二人，地理雖已得人指教，魔宮禁例，未必盡知，稍有誤犯，也無幸理，我在晶球中，看出你二人，祇是奉命而行，事出無知，人也誠謹，最難得是，向道心堅，居然不畏艱險危害，想起我昔年求道之難，起了同情，欲加成全，並欲從中化解，免得和教你的那兩人，各走極端，彼此不利，無如山妻，性剛而傲，從不向人服

儀示法，我雖然夫妻情厚，也不願強其所難，意欲釜底抽薪，借一題目，表面是代山妻，和你二人爲難，實則是來此地，指點機宜，暗中相助，教你的人，法力甚高，連用品球視影，僅能看出以前經過，詳情竟難查見，我料來意，也許是想深入寶庫，取那兩件奇珍，但還拿他不定，你們已以胆智毅力，歷經險難，忍受酷寒，不用法力，深入魔宮，此處從來無人到過，燕例，任何奇珍異寶，祇來人能知取法藏處，便可隨意取走，所取之物，也許關係重要，你二人能照實說出來麼？二人福至心靈，看出對方，神情和善，似覺似喜，並有相助之意。暗忖仙人柬帖上，除指明途向地點而外，雖有如見珍物，不妨隨意取走，但是只限一件，不可多取之言，並未指明何物，看這男魔主的神情，分明事出意外，既不願自背舊規，又恐來人，取走重寶，主人這等神通，如何能與爲敵？此來本意，原是化敵爲友，並將女魔主，誘往樹王峯去，使知天劫厲害，難得男魔主，這等好說話，不如和他明要那地寒針，以爲將來之用，使對方落個整人情，免去爲敵輕視之嫌，將來還有大用。二人恰是一樣心理，連念頭都未多轉，同聲恭答：弟子等雖受仙人指點，此來實是負荆請罪，以免魔主門人見怪，去往鐵堡尋仇，累及旁人，實無巧取奇珍之意，祇在未到以前，遇到昔年來此盜寶，爲寒潮所殺的，兩個陳死人所凍結的語聲，忽然解凍發語，得知宮中，有一至寶，名爲地寒針，可破烈火，於弟子等大有用處，曾有求取之念，但一想，待罪之身，魔主恕其無知，已屬萬幸，如何敢生貪念，當時曾經稍爲心動，也就中止，今蒙魔主指示，恩允暗助，萬分感謝之餘，想起前聽死人留音，此寶宮中甚多，不祇一枚，如蒙恩憐，別的寶不敢妄取，祇請把地

寒針，賜一兩枚，深恩大德，永世難忘。如有妨礙，不允見賜，能得寬恕既往，也所感幸！說時，偷覷干謁，一雙神目炯炯放光，注定自己，似在留意查看真偽，聽完，見二人語意差不多，詞色誠懇，忽轉喜容。笑道：這裏便是九寒宮寶庫所在，先前料定你們，受人指點，多半爲取藏珍，而庫中奇寶甚多，取一兩件，原非所惜，無如內有一件，於我夫妻將來，轉劫成道，關係甚大，抵禦天劫，又最有用，魔教信條禦敵之際，雖然狡詐百出，狠毒陰險，所立法規，決無更改，那怕事後奪回，當時也祇能由來人隨意取走，老夫代他出見，便想相機應付，這裏所有陳設物品，全是奇寶，無不具有妙用，本想避重就輕用兩件奇珍，將你二人目光引開，免得將來封閉地穴之寶失去。來人如若不知自量，到手以後，再起貪心，便是自取殺身之禍，即使老夫，暗助脫險，也必空手而歸，仇怨仍是難解。萬沒料到，你們如此至誠，祇想要我地寒針，未生貪念，實是難得。此寶乃山妻採取此間千萬年，玄冰精氣，凝煉而成，爲數甚多，外人視爲至寶，我夫婦却是隨意取煉，用之無盡，所見兩死人均是左道中有名人物，當初如以禮來求，也非無望，但這兩個人，自恃邪法，並欲以陰雷要挾，致將主人激怒，形神皆滅。來人不論取何法寶，祇限一件，不能多取，老夫見你二人，十分至誠，至多還有未盡之處，所說決無虛假，我知洪都真人，九宮塔上，所失奇珍，內有兩件，現在南荒洛明爾峯後，火潭之內，祇有此寶，能滅那火，但是潭中火勢近更強烈，兩枚地寒針，尚恐難以濟事，我另贈你二人十枚，共有十二針，就是月兒島火海，也能將他暫時消滅，成功無疑了。不過，山妻氣仍未消，再要知我徇情相贈，覺出你們來意可疑，必用晶球，行

法查看，你二人途中，又非遇罡風冰雹不可，祇一飛起，立被追上，此事我實爲難，最好能夠走快一些，離開禁地再飛，方可無礙。萬一中途不能避免，發現有人追來，或是身後，有何異兆，三呼干神君，或能脫身，也未可知。但却不能回顧。現離子時，不到兩個時辰，你們終是常人雖幸帶有雪擾，可以滑行，這遠山路，想要飛馳而過，仍非容易，現將地寒針贈你，我再送你出口，以免羣魔記恨，表面不敢違令傷害，却在暗中阻撓，快些上路去罷，二人聞言，大喜拜謝，剛把地寒針接過，見是十二枚形似棗核，雙尖六角，似針非針之物，長約兩寸，乍看並不似針，祇覺銀光閃閃，冷氣逼人，及至定睛注視，這才看出，本是一根兩頭有鋒的長針，中段圍着一團光氣，粗如手指，內裏似有無數雪花，氤氳流轉，不住閃變，故未看出，知是魔宮異寶，喜出望外，干鵠匆匆傳完用法，便催起身，二人知事危急，又聽說待不多時，子午寒潮便要發作，雖然事出預計，未如仙人所言，魔母波旬婆，不曾見到，由男魔王出面，並還贈寶暗助，料無妨害，匆匆謝別，干鵠含笑，把手一揚，二人立覺眼前一花，光霧層層，接連明滅閃變，宛如烟雲過眼，一晃無蹤，身已落在冷魂峪外，冰原之上，耳聽干鵠，急呼你們快走，忙把雪擾穿上，往回路滑雪駛去，剛滑出不遠，猛覺腦後，冷風颯然，由頭上飛過，越向前面，緊跟着，現出一片灰白色的濃霧，橫亙去路，原來魔宮門人侍者，當敵人未犯禁條以前，雖不敢公然爲害，但因三人暗入重地，不曾警覺，明早魔母升座，必受重責，心中懷憤，分別追來作梗，將所煉寒毒之氣，噴將出來，擋住去路，二人雖幸服有靈丹，不畏寒毒，也覺冷氣加增，令人難耐，惟恐誤事，歸心似箭，此外又別無道

路，明知敵人鬧鬼，依舊硬着頭皮，朝前猛衝，在冷霧中飛馳了一陣，正冷得周身發抖，心頭酸痛，還不知道寒毒已然侵入體內，危機將臨，僅知魔徒行法暗算，祇有加急飛馳，趕出禁地，方可脫險，沒奈何，祇得強提着氣，拚命前馳，又滑行了一段，霧氣越濃，冷更加重，幾乎氣透不轉，人也有了倦意，恨不能就地臥倒，才對心思，成全首先警覺，祇一入睡，立時凍僵，骨髓成冰，休想活命，見崔南州，已凍得面如死灰，搖搖欲倒。知道形勢萬分危急，忙一把拉住，低喝三哥，我們毫無法力，全仗誠心毅力，戰勝雪魔，以求魔王憐鑒，此時萬困不得，成全口中發話，警告南州，無奈心胆已怯，雪魔乘隙潛攻，寒威更盛，話未說完，自身也疲倦得連說話都提不起氣，幸而南州，內功頗深，先未留神，祇覺倦困得厲害，聞言忽然警覺，想起平日鐵堡所聞，不禁大驚，默運內功；把真氣一提，精神一振，剛把倦意嚇退了幾分，側顧成全，說到未幾句，也是上氣不接下氣，眼睜不開，大有倦極欲眠之勢，忙大喝道：八弟，你祇顧說我，可知自己也要留心麼？隨說揚手一掌，朝成全後背心拍去，成全說完，人已倦極，心神微一迷惘，身剛要倒，吃南州猛然一掌，驚醒過來，當時嚇了一大跳，料定危機密布，一觸即發，祇要稍爲疏忽，必死無救，前路尚遠，急切間，不能趕到，時光有限，又恐誤了仙人使命，有意急馳，四肢綿軟，偏不爭氣，更須防到一人倒地，同受牽連，正自互相扶持警惕，把臂同行，眼看越走越艱難，滑行無力，危機緊迫，凶多吉少，忽聽有人發話急呼道：爾等已早過限，你兩人在冷焰毒霧之中，已行三十里，時地早過，還不停手回來，想受罰麼，二人剛聽出是魔宮男主干鶴的語聲，面前冷霧，忽似風

攪殘雲一般轉眼消退，同時，瞥見側面暗雲中，金光一閃，現出一座高峯，正是樹王峯頂，才知路也走岔，所幸千鵠暗助，發現尙早，忙即改道，往側馳去，行經一座冰崖之下，二人想起仙人所說，再過去三四十里，便可改用甲馬飛行，冷霧退後，精神早已復原，腳底再加勁，三數十里雪地，不消多時，便可滑過，心剛驕寬，快將那片冰崖過完，眼看祇有十餘里路，忽聽身後，異聲大作，二人記準千鵠之言，不敢回顧，一味加急前駛。正走之間，空中忽又現出一圈佛光，作一環形，懸在對面，停空不動，仙東不曾預示，佛光起自歸途，拿不定是敵是友，又正當着去路，心正驚疑，忽見光環中間，現出一座翠晶牌坊，正是先前魔宮所見，定睛一看，不禁大驚，原來那佛光，宛如一面，極大的明鏡，懸在面前，內中發現，竟是冷魂峪全景，由入口起，直達魔宮，所有人物景地，似走馬燈一般，相繼出現，一閃而過，末了現出一座大殿，當中寶座上，坐着一男一女，旁立二三十個男女門人侍者，爲首二人，男的正是千鵠，女的身材十分秀美，貌相却極醜，二人面前，放着一個丈許大的水晶球，千鵠手指晶球，指說不已，女的目注晶球，一面朝千鵠問答，左手挽着一個訣印，右手持着一件形似雪花，約有五寸方圓的法寶，滿面均是怒容，忽然嘴唇微動，說了兩句，立有二十多條魔鬼影子，由殿廊兩側飛起。全都手持鋼叉，白髮紅睛，比起前見羣魔，神態更是獷惡，紛紛厲聲低嘯，電也似急，在大片冷雲暗霧籠罩之中，急追過來，晃眼追離身後，祇隔十來丈遠近，羣魔一齊揚叉，作出向前飛擲之勢，又尖上各有三五股寒光閃閃的冷焰射向身後遠遠指定，却未上身，方料前面佛光，許是千鵠所發，令以戒備，看羣魔急追之勢，

分明一觸即發，現離樹王峯，已不甚遠，祇不再生別的枝節，決可趕到，心念才動，忽聽高空中，轟轟發發之聲，宛如天鼓怒鳴，震撼山野，左近冰峯雪崖，崩塌了一大片，北天山半山以上，輕易不會有風，就有風終年愁雲慘霧，籠罩着千百年堅冰積雪，天色老是暗沉沉，靜蕩蕩的，聽不到絲毫聲息，可是鄰近絕頂一帶，每隔些年，必有一次大風暴，那風原是天際罡風，一半隨着季節月令，所生變化，一半是為冷魂峪子寒潮引發，來勢猛惡，出人意表，比臨海和沙漠中的颶風巨颶，還要厲害十倍，初起時，祇聽遠遠驚天動地的一片洪洪怒吼，緊跟着，便似萬馬奔騰，由半天上，狂湧而來，最厲害是，那罡風受了氣流激盪，有的凌空激盪，化為無數大小風柱，有的自成片段，爭先恐後，潮湧而來，互相激盪吞併，由大化小，由小轉大，後浪擁着前浪，電馳捲到風中所挾沙塵冰雪，互相摩擦，再發出一種，極猛烈的異嘯，望去直不似風，好似無數大小五顏六色的雪片，凌空追逐，亂翻，亂滾，濤飛電舞，分合無端，更要同時發生兩種現象，那千百根山峯也似的，大小風柱，正在臨空急轉，向前飛馳，後面忽有無數雲片一般的風塊，狂湧追上，氣流大小不一，風力更不平均，於是發生出一種強烈巨變，衝撞更烈，懸空急門，停止不進，一味急漩，越轉越急，經過好些時的吞併分化之後，風力也差不多平均，重又開始前進，所到之處，人畜田舍，各種牛物沾上一點，便被捲去，有那幸運一點的，裹在風的中心，祇不悶死，僅被帶出老遠，降落地面上，還可活命，人畜被風力帶出三五千里，乃是常事，一個不巧，夾在風圍之內，再遇同樣風柱，一撞一裹，當時被風吹化消滅，連骨頭也休想保住一根，有時，整座山峯，均被吹斷，

或是絞成粉碎，端的威力猛惡，不可思議，開頭往往帶有冰雹，或是被罡風捲起來的冰雪，隨同風勢，暴雨一般，滿空飛舞，威力之猛，更是不可思議。本來所過之處，地面上任何物體，均要毀滅，所幸這類罡風，俱都極高，發時雖猛，前進越遠，漸起分化，並且越吹越高，一近大氣層上，便自消散復原，否則，休說常人遇上必死，便是法力稍差的，道術之士，也難幸免，崔成二人：如何能當，一聽身後天空中，厲聲大作，遠遠傳來，仰望天色，陰沉得怕人，別無異兆，聲勢那麼猛烈，却没有風，身後天空，冷霧彌漫，什麼也看不出，成全想起干鵠行時之言，知道罡風已然發動，許是太高，尚未吹到身上，忙告南州留意，一面鼓勇前進，走不幾步，猛覺身上一輕，心跳漸止，比起先前，要好得多。南州覺出可疑，不應如此，正和成全笑說：八弟，我們方才已然氣透不轉，忽然身上好似減了數百斤分量，此事奇怪，莫要干老前輩所說的話，要應驗罷，你看路程，還有多遠。話未說完，耳聽身後，狂風怒吼之聲，比前稍好了些，方想今日風勢甚高，也許無礙，猛瞥見暗雲中，似有一片灰影，由斜刺裏，大鵬展翅般，橫空急馳而來，因那灰影飛得頗高，祇覺快得出奇，先未留意，忽聽吶吶一聲巨響，眼前條地一暗，跟着轟隆砰訇，連聲大震，冰塵萬丈，沙雪紛飛，四山立起回應，與天際雷鳴風吼之聲，潮成一片繁音，耳膜幾被震碎。原來二人此時，正沿一峯崖，向前滑雪急馳，不料罡風發動，由後襲來，那片灰雲，便是罡風所結風塊，一下掃在右側峯角之上，那堆積千百年，比鋼鐵還堅的冰峯，立被撞斷，凌空倒將下來，二人幸已滑向前面，超出一二十丈，起步稍遲，立被壓成肉餅，休想活命。就這樣，身上也被激濺

起來的碎冰雪塊，打中了不下，如非行處崖勢前傾，武功又好，人又機警，一見當頭黑影，隨同一震之威，往下壓到，忙即縮退，仍是無幸，殘生雖得保住，罡風狂吼，也隨後急吹過來，晃眼便有無數恍如雲團的風片，狂濤一般，比電還快，由左而右，往斜刺裏，飛越過去，當空立被佈滿，風頭剛過，立有冰雹，當頭打下最小的，也有酒杯般大；大的竟有一二尺方圓，那被風捲起來的碎冰雪塊，更大得嚇人，有的直似畝許大，一座小山，當頭下壓，砰的一聲，剛落地上，震成粉碎，立被狂風捲走，滿空飛舞而去。那聲勢之猛惡，簡直難於想像。二人借着危崖掩蔽，冒險前行，耳聽轟轟發發之聲，震耳欲聾，彷彿整座峯崖，均要括倒，風由側面，斜吹過來，人力如何與抗，藏是無處藏，走是無法走，空中佈滿碎冰殘雪，波濤也似，隨同罡風，電捲星流，上下翻滾，其快如飛，瞬息千里，二人好幾次沒被那些大冰塊打倒，後來連受冰雹衝激，周身酸痛，祇要挨上一塊大的，多高本領，也被打死。走着走着，身前叭的一聲大震，忽有大冰墜落，打得粉碎，剛發現暗影中，多出一個雪堆，狂風過處，已無蹤影，二人開頭，也甚害怕，等到冒險衝行了一陣，漸成習慣，均想死生禍福定數難移，怕又何用，如若該死，先前好十幾次，比房還大的冰塊，當頭下壓，不是前差，便是後錯，祇隔快慢幾步，早就沒命，此時雖不辨路，照着最後所見峯崖，似離樹王峯不遠，况又走了一段，祇把這一帶冰峯雪嶺繞過，再有七八里，便出禁地，成敗在此一舉，與其胆戰心驚，平白延誤時刻，何如拚命前衝，冀離禁地，便用甲馬飛行，還可死中求活，正自尋思，人已快要繞過崖角，風和人行之路，漸成直線，不由急中生智，先在崖角背風之處，

略一喘息，把氣沉穩，因風力太大，宛如萬雷爆炸，海嘯山鳴，說話已聽不見，這一轉過崖角，風由後面吹來，人力絕難如意行止，祇一開步，除非越過禁地，施展甲馬，休說無法停歇，被風捲走，都不一定，又恐中途吹散，難題甚多，那隨着狂風打來的冰雹雪塊，遇上不死必傷，還須置之度外，所幸二人，功力相等，人又靈警，各用手勢一比，俱都會意，時間匆迫，無暇多慮，仗着服裝甚厚，由頭到腳，俱都包沒，爲防受傷，又把行囊，重行包紮，護住頭腦後心等，制命之處，然後挽緊膀臂，貼着崖腳，試探着，往前繞去，事也真巧，剛一過崖，猛覺一股風力，由身後猛吹過來，並有無數冰雹，隨風打到，當時立足不穩，斷線風箏一般，在狂風中，連搖晃了好幾下，好容易用足全力，隨着風勢，起落了好幾次，勉強落到地上，被風力催動，一半凌空，一半滑行，各將一臂，向外平伸，穩着身形，隨風急馳，晃眼便是好幾里，估計樹王峯，相隔越近，祇不知離開禁地沒有，風頭忽然一偏，身子隨同一歪，未容掙扎，接連幾個大旋轉，驚魂未定，人已離地被風捲起，騰空飛去，覺着方向已偏，定睛一看，腳底乃是一個大冰溝，寬約數十丈，其深莫測，下面碎冰殘雪，隨同狂風旋轉，起伏如潮，紛向兩邊危崖，摩擦衝激，發出一種極淒厲難聞的異嘯，尖銳刺耳，冰山雪崖，紛紛崩塌，聲勢更加險惡。二人正由上面越過，對面危崖，比這面又高得多，撞將上去，固是必死，如被風雪冰雹，捲入壑底，也成粉碎，心方大驚，人已被風吹向對崖，眼看衝上，風勢忽又一偏，擦着對崖，改向回路，經此一來，形勢更險，前面崖勢越高，更越難過，再被吹到盡頭之處，仍難免死，成全飛行甲馬，原早取在手上，因記仙人之言，恐怕未

離禁地，不敢妄用，一直捨死忘生，冒險忍耐，及見吹入絕壑中心，遲早被風捲入壑底，或被冰塊打落，萬無生路，不禁着起急來，暗忖反正難逃，拚被魔去追上，也比束手待斃，要強得多，先前順風急吹，冰雹打向身上，仗着一身好功夫，還能忍受，此時怎禁得住，再待片時，打也打死，萬分驚惶之下，把心一橫，風聲猛惡，無法開口，也無暇告知南州，手挽靈訣，甲馬一揚，立有一片光華，順手而起，將二人全身護住，騰空飛去，南州因先往冷魂峪，曾經當地，認得下面冰溝，偏在樹王峯左，人被風力吹偏，離峯反倒遠了一些，百忙中，瞥見成全，手挽靈訣，待要施為，想起干鵲警告，方想攔阻，甲馬已發神光，擁了二人飛起。同時，瞥見前面暗雲中，似有一圈金霞，迎面飛來，忽然隱去，因先前在狂風冰雹中掙扎，受傷甚多，神光起後，一切危害，全數消失，人情避難就易，況且危機密佈，死生呼息之際，忽轉平安，又見甲馬飛行，十分神速，樹王峯兇眼可到，已然施為，攔阻無用，也就聽之，成全手挽靈訣，向前急馳，兇眼飛出絕壑，本不知樹王峯所在，心正揣測，朝前急飛，以為途程不遠，一晃卽至，就對頭追來，人已出了禁地，也可無害。忽聽狂風怒吼中，似有極強烈的破空之聲，由身後傳來，驚弓之鳥，回頭一看，原來這時，滿空都是風片冰雪，飛舞如潮，離身數尺，什麼也看不見，忽有三道碧光，奇亮如電，長翼射空，由後追來，已快追上，料知未出禁地，妄用甲馬，致將對頭引來，不禁大驚，正在加急前飛，碧光已自追近，離身不遠，相隔還有十餘丈，猛覺後心一涼，奇寒透體，似要失去知覺，突聽前面有人，厲聲大喝道：魔女敢爾！百忙中，瞥見前面金霞，電馳飛來，迎身而過，當時身上一

暖，人便回復原狀，料有人解救，忙催遁光，改朝金霞來處，往前急飛。晃眼之間，樹王峯便自在望，回顧身後，罡風冰雹，夾着萬丈雪塵，海濤怒飛，上與天接，狂湧而來，離樹王峯，約有數里，天空中忽現出一片金霞，約有千百丈高大，金屏也似，將那罡風雪浪擋住，祇聽狂飆怒吼之聲，上澈天間，下臨地極，萬山震撼，齊聲怒鳴，彷彿天地混沌，萬物均要毀滅神氣，乍看罡風來勢，萬分猛惡，令人驚心駭目，神魂震悸，皆欲飛越，再定睛一看，罡風似由斜刺裏湧到，吃那千百丈金屏，凌空一截，將左翼風力逼住，不能越過，金屏那面，祇管冰雹橫飛，無數大小風片風柱，互相激盪，金屏這面，除却天色陰晦沉沉的，仍與先前一樣，別無異兆，風也吹不過來，再看前面，仍是日間所見崖洞磐石，祇是空無一人，想起仙人所說，前洞偏在峯後，正待催動甲馬繞飛而過，忽聽黃建萬方雄二人，高呼三哥八弟之聲，由峯後隱隱傳來，成全忙催遁光往側一繞，便見前面近峯頂處，有一平崖，寬祇畝許，上面立着八座旗門，金光紅霞，隱隱閃動，黃萬二人，立在其內，一人手持旗劍，一人手持一面烏光閃閃的鐵令牌，面向外立，神態十分緊張，呼聲已止，忙催遁光下落，剛一到地，黃建首先喜道：三哥八弟，果應大方真人之言，在子正以前趕回。否則，雖不致於誤事，難免虛此一行了，那魔王又來了麼？成全告以前事經過，黃萬二人，聞言大喜，道：方才一髮禪師曾說，大方真人好友，采薇僧朱由穆，如能趕到，今夜便要滅却不少危險，你們途中所見金霞，必是采薇大師所發旂檀佛光，本來我也不知，也是一髮禪師，和大方真人說起，說采薇大師，乃白眉神僧，衣鉢傳人，法力甚高，更煉就佛家降魔金剛掌，波羅神

焰，大小旛檀神光，具有極大降魔威力，任何邪魔左道，遇上這位神僧，十九不能倖免，並說起行法時，所現景象，先前峯頭遙望，曾見金霞忽起，與禪師所說，旛檀佛光相似，不久，便起了罡風冰雹，遠望過去，如潮水一般，本是由左向右，看得甚真，相隔却遠，並未往這裏吹來，知你二人，必要遇上，心正懸念，隔了些時，人還不到，二位仙師，已然入定，正在行法，要等好些時候，也祇元神飛出，抵禦天劫，不能驚動，正查看不出吉凶，罡風忽然越來越猛，快要吹到峯上，金霞二次忽起，緊跟着，發現你二人的甲馬遁光，喊了兩聲，不料果是，此時我二人奉命防守旗門，一切頗有機宜，那天劫共是三次，相繼到來，非有極高法力，嚴密防備，萬難抵禦，每次來勢，可比你們途中所遇罡風冰雹，猛惡十倍，最後一次，更是聽於無聲，視於無形，再不，便是山川易位，風雲變色，來不知所自來，去不知其所自去，天魔利害，死生安危，繫於一瞬，威力猛惡，微妙不可思議，應遭劫的人，稍失機宜，立化爲一堆劫灰，形神皆滅，雖不傷害凡人，但是旁觀，雖可無事，如助主人行法抵禦，便非具有極堅強的意志，不能無害，否則，自身或者無妨，主人必不免於受害。所幸大方真人，道法甚高，防禦又極嚴密，便無我們效力，一樣平安渡過，采薇大師，又由海外，用佛家心光遁法，趕來相助，更是萬安無慮，我四人好容易有這曠世仙緣，萬一不能勝任，事雖無礙，有何顏面再與真人相見！三哥八弟，本來無事，祇作旁觀便了。隨聽長嘯一聲，發自身後崖洞之內，萬方雄說：仙人已發號令，事情緊急，且等少時，詳說經過罷，黃建隨拉崔成二人，站往西南方旗門之下，低囑少時無論見什恐怖猛惡景象，俱都不可妄動，說罷

，匆匆走去，二人見黃萬二俠，各在旗門中心立定，全神貫注前面天空，神態甚是嚴肅，待不一會，洞中長嘯之聲又起，黃建把手中旗劍，略一揮舞，二人立處身外，立湧起一幢金光華，將身護住，籠罩其內，側望前面，先前罡風冰雹，已被金霞，擋遠了些，情景與前相似，此外並無別的異狀。時限將到，天劫不知是何景象，看黃萬二人神情，必已發動，此時不見警兆，莫非被采薇大師旃檀佛光擋住不成？跟着三次嘯聲又起，方想嘯聲洪烈，非人所發，尤其這第三次，嘯聲更長，綿亙不斷，越往後，聲音越大，心正奇怪，忽聽霹靂一聲，起自洞內，隨見一道，形似火龍的紅光，由洞中激射而出，到了旗門中，朝黃萬二俠身外，環飛不已，先聞嘯聲，便由紅光之中發出，黃建一手執旗，一手握劍，先是目不轉睛，注定那條火龍，環身飛繞，似在計數，約有四五十轉光景，忽把左手令旗一展，右手寶劍，朝那火龍一指，火龍倏地掉頭，向下一閃不見，嘯聲立止，同時，四外旗門，一齊暴漲十餘丈，整座山崖，齊在金光紅霞籠罩之下，時當深夜，天空中佈滿陰雲，四外冰雪，迴光反照，到處灰沉沉宛如死域，前面十來里的高空中，又有罡風冰雹，怒肆凶威，顯得當前景物，本極慘厲，吃那旗門神光，照將上去，映得四外冰峯雪崖，齊煥霞輝，當地立變成了一個光明世界。就這霞光萬道，上冲霄漢，前後兩三句話的功夫，先聽遙天空處，似有殷殷雷鳴之聲，相隔既遠，加以前途狂風冰雹，和那子午寒潮的威勢，宛如億萬天鼓神雷，密集怒鳴，如非那雷聲與常聞不同，來路又與罡風寒潮相反，決聽不出，崔成二人，先未留意，祇覺雷聲，由東方斜刺裏，響將過來，與罡風冰雹，來路相反，俱是斜指峯上，崔南州心想天時如有變

化，不論雷雨風雪，照例多是起自一方，如何相反，忽見東方暗雲中，似有一點紅星移動，再看萬方雄，手持那面烏光閃閃的金牌，正對紅星來路，神情較前越發緊張，這才想起那紅星，必是天劫將臨的警兆，未及告知成全，左側面金霞，忽然一閃不見，滿天空的罡風冰雹，先被金霞逼住，本來鬱怒莫宣，金霞一收，立似一條其大無比的灰龍，中雜無數冰雹風柱，密壓壓，互相擠軋，成了一體，由斜刺裏，對準峯頭，猛射過來。這時，正當三百六十年一次的，天地交泰之期，本來氣候，要起變化，日間魔徒，又將寒潮，妄行引發，天空氣流，受了反應，竟將天際罡風引動，朝下猛吹，更帶着大量冰雹，和沿途狂風捲起來的，斷峯碎石，沙土冰雪，威勢已是萬分猛惡。魔主波旬婆，因憤崔成二人，殺傷他的守山雪魔，不自逃避，還敢隱形深入魔宮，借着請罪爲由，巧取了十二枚地寒針，從容走去，最可氣是，對頭分明受人指點，先後幾次晶球視影，竟看不出他的真相，率性畏懼自己聲威，不露形迹也罷，偏在末一次行法查看時，現出來人，是由樹王峯那兩個異人，指點而來，但祇略現一點影迹，查看不出他的細底真情，來的兩人，偏又意志強毅，不畏艱危，未犯自己禁例，無法報復。與之爲難。眼看對頭，得意洋洋，衝冒狂風冰雹，滑雪疾馳，已快越過禁地，忽被狂風，捲入千丈冰溝之中，仍自掙扎，不肯施展法寶，側侍門人和男女侍者，因知自己，法令嚴厲，不肯違背昔年誓言追殺兩個毫無法力的常人，雖然不敢開口，全都目注晶球，怒容滿面，眼裏似要冒出火來，回顧丈夫，已然躲開，知其胆小怕事，意欲釜底抽薪，化敵爲友，才趁心意。丈夫本非魔教中人，所有魔法，均由自己傳授，雖奉公治真人之命，不許出山

傷人，却不受魔規限制，惟恐強他追敵，故意躲開，正越想越有氣，忽見對頭，沿着冰溝危崖，被風刮了一陣，想是禁受不住，風雹凶威，忽用甲馬，騰空飛起，立施魔法，隨後追去，眼看追上，迎面飛來一片金霞佛光，將路阻住，波旬婆看出對方，有意戲侮，雖然怒發如狂，畢竟修煉多年，本身具有善根，因見佛法神妙，那麼強烈的罡風冰雹，竟被阻住，眼看兩個毫無法力的對頭，僅仗一道飛行甲馬，竟由魔手中脫出，飛到樹王峯上，怒火攻心之下，雖將子午寒潮發動，仍恐誤殺生靈，特意施展從來不用的厲害魔法，發動子午寒潮，由冷魂峪，寒潮發生之處起，直達樹王峯前，與天際罡風會合以後，再以全力施為，往裏收縮，到了後來，越收越細，先前佈滿天空的風片風柱，冰雪沙石，漸被寒潮，凍結成了實質，內裏祇管互相摩擦擠軋，越縮越緊，最後結為一體，宛如一條極大的灰色寒虹，朝前猛衝，風力冰雹，已不再朝四外展佈，滿擬此是天地間，窮陰酷寒之氣，凝煉而成，無論多堅固的物體，當之立碎，人物遇上，晃眼毀滅，況有最高魔法操縱，祇等全數凍成實體，這造物主宰特具之威，任你多高法力，也禁不住，稍一抗拒，這數百里長一條寒虹，別的不說，單是內中所化生的寒雷，無異恆河沙數，挨着便即爆炸，生生不已，無盡無休，多高法力，也無用處，經此一來，自己雖費點事，借着強敵反抗，將風力寒威略為宣洩，日間鬥人，妄發寒潮，所引起的未來危害，却可抵消不少。自以為得計，不料采薇大師來時，早已算出前因後果，一面施展旛壇神光，將去路擋住，故意相持，不戰不退，一味引逗，挨到對方怒火攻心，天劫也自發動，瞬息之間，突將佛光收去，波旬婆本是運用全力，朝前猛衝，怒火頭上，全

未想到敵人另有深心，又被佛法暗制，佛光前面，任何迹象，均難聽見，事既萬分猛惡，罡風寒潮，又正凝煉成了一體，威力更是大得出奇，波旬婆原是利用宇宙陰純凝寒，與天空罡煞之氣，仗着魔法高深，加以利用，畢竟威力太大，有些勉強，發動容易，中途收退，却難隨心如意，現在怒火頭上，斷定敵人，必以全力抵禦，非等那億萬寒雷，紛紛相繼爆炸，金霞快震散，不肯逃退，萬沒料到，收得這快，驟出意外，休說後退，想要臨時稍緩前衝之勢，都是萬難，金霞一收，那條縱天寒虹，便比電還快，朝前激射過去，那寒虹本是罡風寒潮，凝聚而成，先前佈滿天空，雖經魔法，強行收縮，也有百餘畝粗細，整座樹王峯，立在籠罩之下。波旬婆見狀大驚，知道寒虹所到之處，多高大的山峯，也被那無量數的寒雷，炸成粉碎，萬一威力太大，連地殼也一起震穿，引發地火，那時，北天山所堆積的千萬年冰雪，齊化洪水，方圓數千里內，生物田舍，全被衝盪，發生巨災，造孽無窮，自己爲了魔法陰毒，惟恐將來無心仗以爲惡，特向恩師盟誓，情願將下冊魔神經中的九子母天魔大法捨去，以防無心之失，傷害生靈，怎的臨事糊塗，一時氣憤，祇顧尋仇出氣，忘了厲害輕重，先因敵人，佛光神妙，祇顧全力施爲，忘了子午寒潮，平日控制，尙且勉強，因其易發難收，從來不敢妄自嘗試，况又加上乾天罡煞之氣，所化狂魔，與之會合，更是一發不可收拾，勢已如箭脫弦，萬收不回，又急又悔之下，百忙中，剛想把寒虹，以全力往上斜飛，甯甘捨仇不報，等到越過峯頂，飛入大氣層外，再以全力，行法分化，這樣災劫，雖仍難免，不過天氣酷寒，多了十幾天大風暴，草木受災，生物人類，還不致於受害，心念才動，猛瞥見前面樹

王峯，危崖之上，矗立着八座旗門，霞光萬道上冲霄漢，看情勢，好似早有安排，不知何故，先前竟未發現，對頭法力之高，即此也可見一般，滿腔怒火，重被勾動，但又拿不定對方，是否能夠抵禦，略一遲延，寒虹前頭，已快衝到峯頭，暗道不好，此舉關係億萬生靈，還是忍氣，先免發生巨災，再尋敵人，算賬不遲，就這兩次動念，轉眼之間，猛瞥見，正東方飛來一團紅影，來勢特急，快得出奇，正與所發寒虹，同時到達樹王峯前，相隔不過里許，都是照準那座旗門飛射，波旬婆爲大旛檀佛法暗制，竟未看出那團乾天太陽真火，被佛法將那比電還亮千百倍的精光掩去，乍看，祇是一團，丈許大的紅影，來勢快得出奇，別無異處，這雙方來勢，一東一西，向下斜射，波旬婆一時舉棋不定，一心想將寒虹，向上提高，不料峯上飛起一道烏光，前見金霞突又出現，由橫裏向上飛起，往外一擋，這一來，和那紅影成了正對，迎頭撞上，百忙中，未容尋思，眼前倏地奇亮，原來那團紅影與寒虹才一接觸，立現真形，這才看出那是一團，光芒萬丈，內心銀色，外層烈焰熊熊，雜有億萬金針的大火團，宛如日輪飛駛，自空斜射，本朝旗門打去，因來路要高得多，寒虹自西而來，吃魔法一提，抬頭向上，再被烏光金霞一托，恰好針鋒相對，那形如日輪的火球，光雖強烈，內心大祇丈許，寒虹却大得多，雙方勢均猛急，比電還快，竟被火球，穿入寒虹中心，剛看出此是九天純陽真火，修道人四百九十年一次，照命凶星，敵人分明想借罡風寒潮之力，破這關頭，經此一來，連那應有的風雷之劫，也同時破去，不禁又驚又怒，剛把口中銀牙一挫，待要橫心拚命，忽見寒虹前頭，被一片佛光包圍，晃眼成一大光筒，由頭至尾，籠將下去，耳聽內

中沸水之聲，猛烈異常，金霞裏面，白氣茫茫，那麼粗大的一條寒虹，自從火球投入以後，後面寒潮，雖仍上長，前頭已是消溶，金霞籠罩上去，立被縮成十來丈粗細，那火團流星也似，在寒虹中心，向前飛馳，金霞緊隨在後，所過之處，全變白氣，祇見一團銀色火球，放出萬道紅光，精芒電射，隨同大串沸水之聲，朝冷魂峪那一面，直響過去，晃眼便是三數十里，以爲敵人，利用諸天神火，想要飛入魔宮，根本之地，情急暴怒之下，把心一橫，一聲怒嘯，正待飛身追去，忽聽身後，有人笑呼賢妹，不可冒失，公冶真人，已往冷魂峪去了，快些隨我回宮，款待恩人，你沒見那諸天神火，已快消滅了麼，波旬婆回望，正是丈夫干鵠，再往冷魂峪那面一看，前見火球，果然小了好些，隔冷魂峪，還有一半途程，忽聽轟的一聲大震，火團爆裂，雷電交飛，火星四射中，寒虹竟被炸爲兩段，前半被那金霞，四外裹住，宛如一條白虹，橫向天半，停空不動，內裏沸水之聲，仍未停息，後半被那寒潮，因與罡風會合，已成實質，奈被九天純陽真火消滅，化爲熱霧，被金霞裹住，停在空中威力大遜，正似往日寒潮歸穴一樣，緩緩回收，再聽丈夫一說忽然醒悟，未容開口，一陣旃檀香風吹過，面前現出一個，面紅齒白，儀容俊美的少年和尚，笑指二人道，百禽真人公冶黃，乃大方真人至友，現已飛往魔宮，等你回去相見，減少寒潮威力，免你夫妻，日常愁慮，此舉已轉禍爲福，還不快走，波旬婆已明白過來，笑道，多謝道友，既是功德，何不明言，相煩告大方真人，與今日來人，說我決無他意，以後如有所須，祇請明言便了，說罷，舉手作別，騰空飛去，那和尚便是采薇僧朱由穆，見干氏夫妻走後，回頭笑道，駝兄，真個神通廣大，竟敢以

本身真靈，抵禦九天烈火，這底下還有兩個難關，到底留意些好，隨見一條人影，一閃不見，耳聽洞中，哈哈笑道，小和尚，真夠交情，竟從十萬里外，抽暇飛來，助我脫難，其實，我早有安排，並無大害，祇是氣那魔女氣焰太盛，借此儆戒，就便使天山脚下，數千里內，人民生物，少受寒潮侵害罷了，隨又聽洞中有人，接口道，駝兄終是恃強好勝，否則，天仙早已成就，何必受這辛苦了，還有兩關，就要到來，采薇師兄，可要進來，略談片刻麼，采薇僧笑笑，率性事完再見罷。說罷，人影一閃不見，那長約數十里，內裏白霧的，一條寒虹，也漸漸縮小，飛入高空暗雲之中隱去，當崔成二人，發現紅影時，想起天劫將臨，心方一動，空中金霞忽收，寒虹剛往峯頭，斜射過來，快要到達，忽又掉頭向上，那團紅影，也發出轟轟雷電之聲，由高空暗雲層中，飛射下來，剛看出那是一個金光萬道，亮逾銀電，日輪一般的大火球，自東方朝崖上打到，還未近前，相隔老遠，便覺奇熱如焚，二人看出厲害，正在愁急，黃建手中令牌，猛朝火球一揚，立有一股，烏油油的精光，中擁有一個身材高大的，駝背老人影子，朝火球衝去，火球本由高空向崖斜射，吃那烏光一擋，稍偏了偏，精芒迸射，正要爆炸，同時崖前又冒起一片金霞，將那火球往外一擋，於是與寒虹兩下正對，緊跟着火球立飛入寒虹中心，晃眼消滅，采薇僧隨即現出，波旬婆也隨干鶴退去，二人見此威勢，事後想起，正自驚心，忽聽有人說道，你二人速用法寶，隱去身形，立在旗門下，當末次天劫，快到以前，有人作梗，可仗法寶隱身，旗門掩護，用你們所帶法寶，將其除去，我尚有事，為防萬一，不能兼顧，你們雖是常人，法寶却有威力，敵人如真厲害，那地寒針

，尙有富裕，不妨用上兩根，初經大敵，不可疏忽，駝兄好勝，特以傳聲告知，你二人照此行事，不可開口，以防聽去，又生枝節，二人聽出是采薇僧的口音，却不見人，不便答話，祇得心中祝告，答以遵命行事，暫且不提，四人初意，第二次天劫，必定接踵而至，待了半盞茶時，不見動靜，萬方雄性急口快，不知崔成二人，奉有密令，久候不見警兆，想起先前，一髮禪師曾說，外觀形勢，祇第一次，天火最猛，第二次，本是乾天罡火之氣，所化罡風，內中並還夾有大小風柱，和無數冰雹，頭一陣諸天煞火，如未破去，罡風一到，煞火得風，威勢暴漲百倍，便大羅神仙也是難當，事前祇將諸天煞火消滅，罡風雖猛，也無大害，事再湊巧，崔成二人，如將波旬婆激怒，對方必乘當夜天地交泰，天際罡風，自空飛墮時，發動子午寒潮，與罡風合爲一體，隨後追來，如能將機就計，借那寒潮之力，將諸天煞火破去，罡風也許同時消滅，再妙沒有，第二層關口，便同虛渡，最可怕是，罡風本應丑初發動，因日間魔徒追敵，妄發子午寒潮，罡風被其先行引發，率性先來也好，波旬婆惟恐造孽生災，又強將寒潮制住，不令生出反應，無如勉強太甚，不發則已，一發便不可收拾，大方真人，偏又胆大行險，想借諸天煞火之力，將子午寒潮破去，事能如意，自是極妙，稍失機宜，子午寒潮，未能破去，反使罡風，提前趕到，與諸天煞火會合，將兩次難關，並成一次，合力施威，多高法力，也難抵禦，而這類天劫，天機微妙，應劫人多高法力，均難推算，連與本身關係密切，就是打算出力相助的，同道至友，也不能在事前，推算詳細，想起可慮，密令黃萬二人，按照預計行事，不可心粗手慌，臨場胆怯，並令隨時留意觀察，如見寒潮，已隨

罡風捲到，崔成二人，尙未飛來，縱然不死，也必重傷。受傷遇阻，事便危急萬分，萬方雄所持鐵牌，定必附有大方真人元神，千萬不可胆小害怕，一任風火來勢，何等猛惡，一面照着預計行事，一面將禪師賙賜的靈符，如法展動，萬方雄本身元神，便在一幢金光籠罩之下，朝那烈火衝去，祇把來勢擋退，緩得一緩，禪師元神，也自飛出，那諸天煞火，雖不傷害無辜，但是火力奇熱，萬分不耐，其實這類煞火，除應劫之人外，看是猛惡異常，祇要是個童貞元陽，真氣充沛，決可無事，況有靈符神光護身，又在旗門之內，祇要胆大氣壯，必可渡過。那末次難關，更是微妙，不可思議，全看應劫人，功力強弱，而生反應，那無相無聲的九天六賊神魔，應劫人法力如差，反能夠看出一點跡象，法力越高，越看不出，連點聲音皆無，關係却極重要，主持旗門的人，第一要把心神守住，那怕刀山劍樹，水火風雷，以及各種可怖之景，全都付之不聞不見，最好一念不生，挨到應劫人過了時限，才可無事，惟恐黃萬二人，初次經歷，又非修道之士，萬一疏忽，或是胆小誤事，或是熱心過度，以身試險，妄自出手，爲此先將一件法寶，作爲警號，並兼防身之用，以防事起倉促，變出非常，貽誤事機，事前說定，三次嘯聲，天劫開場，末一次緊要關頭，先前環身飛繞，藏入地底，形似火龍之寶，必化一朵紅蓮，湧出地面，將二人托住，再隔刻許，末次天劫，方始發動，不必驚慌等語，先前曾見罡風冰雹，與子午寒潮，凝成一體，同時來攻把煞火消滅估計丑初已過，並無異兆，分明罡風，已隨寒潮消滅，應了禪師預言，那末次難關，雖更厲害，但與自己無關，祇要心神不受搖動，便可無事，紅蓮尙未湧現，正好和崔成二人，一說經過，想到

這裏，因不敢離開中心陣地，連呼三哥八弟過來，我有話說，崔成二人，因奉采薇僧之命，知道強敵，不久卽至，此時也許隱伏在側意圖乘隙暗算，正照所說，隱身旗門之下，相機應付，一聽萬方雄，連聲呼喊，知他心直口快，再不答話，就許尋來，離開又恐誤事，祇得由成全一人，隱身前往，到了黃萬二人身前，成全爲人謹慎，先用隱形壁，將雙方身形，一同隱去，方始現身，連打手式，說自己奉有密令，不許開口，忽見旗門外面，有兩條人影一閃，成全猛想起，崔南州獨立旗門之下，也許蹤跡，被敵人看破，豈不誤事，忙又朝黃萬二人，連打手式，令其留意，正待回走，萬方雄因有成見，認定一切皆是幻相，以爲紅蓮尙未湧出，就算來了敵人，也不能深入旗門之內，反覺成全胆小，連話都不敢說，先前所比手式，又有好些不能全通，忍不住說了一句，八弟不必多慮，成全知他固執，誤會自己胆怯，祇得附身低聲說道，我奉采薇大師之命，還有敵人，要來作梗，你祇小心防守，不可多言，三哥無什機械心，恐其誤事，我要去了，說罷，不等答話，匆匆隱形趕回，往來一看，那兩條人影，環着旗門，繞了一圈，已自不見，一問南州，可曾見有敵人，南州答說，別無異兆，祇方才打了一個冷戰，成全再細盤算時刻，正是那兩條人影，由南州身前繞過之際，暗忖自服玉清仙子，所賜靈丹，連冷魂略，子午寒潮，和沿途所遇，冰雪罡風，均未覺着酷寒難忍，身在旗門之內，怎會打什冷戰，越想越可疑，爲妨萬一，便用隱形壁，將南州身形，一同隱起，移開原地，走往左側旗門之下，暗忖采薇大師原說，旗門可以掩護身形，並未指明何處，移動無妨，這面隱形壁，防身隱形，最是神妙，便在旗門之外，敵人也看不出，這次天劫

，必將發生，莫如將五星神珠取出，先作準備，以免到時，手忙腳亂，主意打定，忽見南州，面容灰敗，甚是難看，心正驚疑，忽見前立旗門外面，站着一個貌相絕美，眉目之間，隱含蕩意的，妙齡道姑，和一個身材高大，貌相獯惡的道童，手持一個玉環，對準旗門，頻頻晃動，自己無什異狀，側顧南州，好似疲倦已極，正在強行掙扎神氣，料是中了邪法暗算，先見人影，均是男子，周身又似籠着一層烟霧，看去好似兩個，道裝人影，行蹤飄忽，與這一男一女，迥不相同，可見強敵甚多，南州形似中邪，心方愁慮，忽聽長嘯一聲，起自旗門中心地底，與前見火龍，嘯聲相同，跟着，眼前一花，陣外又多出一個，身長玉立，目有精光，相貌清奇的，黑髯道者，站在旗門之外，朝裏看了二眼，把手一揮，連先來男女二妖人，一同隱去，一面地底嘯聲住處，一朵丈許大的紅蓮，突然湧現，黃萬二人，剛好盤坐其上，蓮花瓣上，忽射出萬道毫光，到了二人頭上，再倒罩而下，將全身護住，陣中風雷大作，火焰萬丈，烟雲四起，四外山崖，吃旗門神光一映，重煥異彩，光華比起先前還要強烈，陣中却無異光，陣外光華遠照，明逾白晝，也是靜蕩蕩的，不見絲毫人物影迹，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集分解。

大 漠 英 雄

第 三 集

有 著 作 權 不 准 翻 印

著 作 人 還 珠 樓 主

發 行 者

百新書店股份有限公司
代 表 人 徐 稚 鶴
上海河南中路一七九號

發 行 所

百新書店股份有限公司

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
分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
香港支店 皇后大道中

華南特約

國 光 新 記 書 局

廣州漢民北路七十六號

分 售 處

國 內 外 各 大 書 局

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七 年 十 月 初 版



編號(本) 223

定價
